

澠水燕譚序

澠水燕譚者齊國王闕之將歸澠水之上泔先人舊廬與田
夫野老閒燕而譚說也余登科從仕行三十年矣日欲退居故
國而為貧未果今余老矣仕不出牙州縣身不脫乎飢寒不
得與南朝廷之論史官所書間接賢士大夫譚苑有可取者
輒記之久而得三百六十餘事私編之為九卷蓄之中囊以
為南面北窗倚杖鼓腹之資且用消壯志遺餘年耳澠濟
水之名其事隨形得錄之故無先後之序佑聖二年正月

甲子序



澠水燕譚卷之一

宋齊國王闕之聖迹著

後學潘道根確潛校註附

帝德凡十七事

西都北寺應天禪院乃太祖誕聖之地國初為傳舍真宗幸
洛陽顧瞻遺跡徘徊感愴乃命建為僧舍功成賜院額奉安
神御命知制誥劉筠誌之仁宗初又建別殿分二位塑太宗
真宗聖像丞相王欽若為之記後園植牡丹萬本皆洛中尤
品度歷宋仁宗御蒙神御三殿碑藝祖曰興先太宗曰帝華
真宗曰昭孝今為忌日行香地去留府甚遠故詩曰正夢寐

劉筠字子儀

中行十里此之謂也

開寶中教坊使魏某年老當補外授後唐故事求領小郡
太祖曰伶人為刺史豈治朝事尚可法耶第令於本部中選
叙乃以為太常太樂令與國中張觀樂史錄廳合給不得
進士第止以為幕職官太宗之愛惜科名如此

此品字疑
呂字之誤

慶曆中郎官品覺者勤公事已回燈對自陳衣綠已久乞
改章服仁宗曰待別差遣與卿換章服不欲自鞠獄與
人恩澤慮刻薄之徒望風希進加人深罪可帝寬厚欽
恤之德如此廟號曰仁不亦宜乎

明道二年二月十一日仁宗行藉田禮就耕位侍中奉耒進
御上播耒耒三推禮儀使奏禮成上曰朕既躬耕不必
泥古願自勸天下禮儀使復奏上遂耕十有二畦翌日作藉
田禮成待賜宰臣以下和進尋詔呂文靖公編為藉田記
時許開封國學舉人陪位曰得免解

寶元康定間西方用兵急於邊用言利者多摺摭細微頗
傷大體仁宗厭之乃詔曰議者並須究知本末審可施用
若事已上而駭白無狀事効不著當施重罰于是輕肆者
知畏而不敢妄言利害也

仁宗朝南劍州上言石碑等銀鑛發上謂三司使曰但不害民則為國利或於民有害豈可行也上之愛惜元之至矣晁文元公迥在翰林以文章德行為仁宗所優異帝以君子長者稱之天禧初以草詔得對命坐賜茶既退以昏夕真宗顧左右取燭與學士中使就御前取燭執以前導之出內門傳付從史後曲燕宜春殿出牡丹百餘盤不禁者僂十餘朵取賜止親王宰臣真宗顧文元及錢文禧各賜一朵又嘗侍宴賜禁中名花故事惟親王宰臣中使為插花餘皆自戴上忽顧公命內侍為戴花觀者榮之其孫端稟嘗為余言

咸平三年大理寺上言曰本寺案牘未決者常發百事近日逾月並無公案漢文決死囚四百唐太宗決死罪三百史臣書之以為刑措今以四海之廣而奏牘不聞動輒逾月足以知民識禮義而不犯於有司也請載之史筆

祥符中諸王有以翰林使醫有劾乞除遙郡真宗曰鑿之為郡非治朝美事厚賜之可也仍令宰相諭此意

真宗一日晚坐承明殿召學士對既退中人就院宣諭曰朕適忘御袍帶卿無訝否學士將降謝中人止之曰上深

自愧責有旨放謝真宗禮遇詞臣厚矣

太祖討平諸國收其府藏貯之別府曰封樁庫每歲國用之餘皆入焉嘗語近臣曰石晉割出燕諸郡以歸契丹朕憫八州之民久陷曩魯侯所蓄滿五百萬緡遣使贈北魯以贖山後諸郡如不我從即散府財募賊以圖進取會上即位乃寢後改左藏庫今為內藏庫

忠獻趙普

太祖登極數年石守信等猶典禁衛趙忠獻屢請於上授以它任上乃曲宴守信等道舊甚歡從容曰朕與卿等義均手足豈有它耶而言者屢及之卿等各自擇善地出就藩鎮租賦之入奉養甚厚優游卒歲不亦樂乎朕有數女與卿結親庶無間耳皆感稱謝於是請帥歸鎮或有至二十餘年者富貴寵榮極於一時前代之保全功臣無以過也

真宗嘗諭宰臣一外補郎官稱其才行甚美俟罷郡還朝與除監司及還帝又語及之執政擬奏將以次日上之晚歸里第其人來謁明日只以名薦上默然不許察所以乃知已為伺察密報矣後真宗朝其人不復進用真宗惡人奔競如此

慶曆中滕子京守慶門屬堯數千人內附滕厚加勞遺以結

臣公判吏部其心御史果堅言滕妄費公庫錢仁宗曰邊帥以財利啗蕃部

者若公大用此李牧故事安可加罪

內臣疏以敷仁宗朝流內銓引改京官人李師錫上覽其薦者三十餘人問

宗堯當引其族系乃知丞相王德用甥堯上曰保任之法欲以盡天下之材今但

對改官前薦勢要使孤寒何以進止與師錫循資後翰林學士胡宿子

任本州當官宗堯磨勘以保官六令循資帝之照見物情抑權勢進孤寒

而任赴去官聖矣

公判南英宗治平中燕國惠和公主下降王師約異時尚主之家例降

公知同州昭穆一等以為恭帝疾之日此廢人倫之序不可以為法思有以

厚風俗亟命止之尚未遑著於令及神宗踐祚乃詔公主出

降皆行見舅姑禮是時師約父克臣為開封府判官前一

日中使促就第受主見行盥饋禮成遂大設樂天下禁之

三宮嬪御還者莫不嗟歎近姻貴戚相與震動以為天姬

之貴尚執行婦道蓋自惠和始耳唐南平公主下降王珪之子

珪令親執筭行盥饋之禮曰吾豈為身榮所以成國家之美

耳唯我祖宗首正王化穆然成風矣

魯人李廷臣頃官鎮管一日過市有獠子持錦臂鞞璫于

市者織成詩取而視之仁廟景祐五年賜新進士詩也云

筭是筭
字之誤

恩袍草色動仙籍桂香浮仁祖文章挾襲固足以流播荒服蓋六仁德醲厚有以深挾夷獠之心故使爰服之如此也廷臣以干文易得之帖之小屏置几席向以為朝夕之玩

謹論凡十事

慶曆中開寶寺塔突國家遣人鑿捨基得舊瘞舍利迎入內廷送本寺令士庶瞻仰傳言在內廷時頗有光恠將復建余棄公靖言彼一塔不能自衛何福建於民凡腐草皆有光水精及珠之圓者夜亦有光烏足異也梁武造長干塔舍利長有光臺城之敗何能致福乞不營造仁宗從之

石父名微敵夏竦堯仁宗賜謚曰文正劉原父判考功上疏言謚者有司清江人式之孫官至建之事且竦行不應法今百官各得守其職而陛下侵臣官疏賢與士私謚公是先三上是時司馬溫公知禮院上書曰謚之美者極於文正竦生有公是集行也何人可當光書再上遂改謚文獻知制誥王原叔曰此禮祖皇宋制主太子由簿過并帝謚也封還其目不為草詔于是太常更謚竦文莊諸則草具儀注其三公下惟大禮奉引乘輿及身堯初不可以為法仁宗嘉納之

仁宗朝司天奏月朔日當食而陰雲不見事同不食故事當是日臣亦有俗者特名言仁宗朝司天監奏日食不應中書奉表稱賀

按係天聖三年五月朔司天監奏日食不應中書奉表稱賀

賀司馬光曰日食四方皆見而京師獨不見天意若曰人若為
陰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獨不知其為灾尤甚不當賀詔嘉
其言後以為例

庶明蓋高
字

景祐中趙元昊尚脩職貢蔡州進士趙禹庶明言元昊必反
請治邊備宰相以為狂言流禹建州明年元昊果反禹逃歸京
上書自理宰相益怒下禹削封府獄是時陳希亮為司錄言
禹可賞不可罪宰相不從希亮爭不已卒從希亮言以禹為徐
州推官徂徠先生石守道有詩曰蔡牧男兒忽議兵謂禹也
咸平中孫冕乞放江淮荆湖通商賈鹽許商人於邊上入糧草

或京中納錢帛一年之內國家預得江淮荆湖三路賣鹽課
額而又公私之利有十倍焉為陳恕等沮之遂寢

臨淄賈公餗先以著書扶道為己任著山東野錄七篇頗類孟
子嘗奏諫書四篇謂丁謂造作符瑞以誣皇天以欺先帝今幸
姦邪發露請明告天下正其事又謂：既竄逐寇萊公猶在
雷州宜還萊公以明奸邪先生終以孤直不偶既晚得進士出
身不樂為吏久之李文定公竊其誥勅送吏部先生勉就之
官至殿中丞卒後門人李冠元伯劉頴子望相與謚曰存
道先生初先生得出身真宗賜名同改字希德

諱籍

狄武襄公既平嶺南仁宗欲以為樞密使平章事龐壯敏公曰太祖遣曹彬平江南止賜錢二十萬其慎重名器如此今青功不及彬遠矣若用為平章事富貴已極後安肯為陛下用万一後有寇盜青更立功陛下以何功賞之乃以青為護國軍節度諸子皆優官厚賜金帛

真宗初上仙莊獻贊慕號切凡喪祭之禮務極崇厚呂文靖公奏曰太后為先帝喪紀之數宗廟之儀不忍裁減曲盡尊奉此雖至孝之道以臣所見尚未足報先帝恩遇之厚惟是遠奸邪獎忠直惜民財拔擢時彥使邊鄙宣靖人物富安

皇帝德業日茂太后壽具無量此報先帝之大節也

太后祥符五年
玉清昭應宮
咸到魏公為
首領始命元
使宮觀等使
自仁德始
祥符中王清昭應宮成大臣率兼使自天聖中王青災莊
獻泣曰先帝尊奉先兆故大建宮宇以盡報稱之道今忽災
燬何以稱先帝遺意呂文靖公恐後復議僖完曰推洪範災

吳之端乞罷營建懇讓使名玉清遂不葺

趙普字則平田錫以謹直事太宗知無不言深得爭臣之體一日詣中書獨
荊州人阮厚
寡言能斷
大書遺名
獻封韓王
趙忠獻公曰公以元勳當軸宜自謙抑今百司奏慶慶必先徑堂
豈尊君之意也臺諫章疏令閣門進狀尤失風憲之辭趙棟

然謝之遽從其言田錫字表聖洪雅人官左拾遺直史館禮直敢言朝貴
矧目或視其少晦以遠禍錫曰吾堂為一官自初志耶歷

事兩朝始終陳諍為已徑及卒真宗相也曰天以錫為一官自初志耶歷

澠水燕談卷二

名臣四十八事

按咸平六年冬十二月右諫議大夫田錫卒錫居諫者封疏凡五十三奏志在直諫臣職也豈可藏副以責直耶及卒帝恻然曰田錫直臣也朝廷少有闕失方在思慮錫之章疏已至矣

宰相王溥父祚少為太原掾屬宿州防禦使既老溥勸其退居洛陽居常快及溥為相客或候祚溥嘗朝服侍立客不安席求去祚曰學生勞賢者起避耶

按忠獻張忠定公諱布衣時謁希夷先生曰願分華山一半居可乎先生曰於公可及別贈以毫楮公曰是將嬰我以世務也後公貴顯以名德重天下將赴劔南以詩寄先生曰性愚不肯往泉林剛要清梳致極君今日星馳劔南道回頭慙愧若山雲及還

又有詩曰世人大抵重官榮見我東歸夾道此應被華山高士笑

元之鉅野人王元之嘗草李繼遷制繼遷送馬五十疋潤筆公却之後守永

虜價者太宗曰彼能却繼遷五十疋願肯虜一疋馬價耶

曾真王彬前後帥師征討諸國凡降四國主江南西川廣南湖南

也亦嘗殺一無辜功名顯著為諸將之首諸子賢令瑋琮璨

曾彬字國華靈壽人

平李繼遷

累樹戰功

謚武穆

繼領旄鉞陶弼觀王畫像有詩曰蒐兵四解降王溥教子三登

上將壇其後少子玘追封王爵實生光顯慈聖太皇太后輔

佐仁宗母儀天下累朝聖功仁德天下懷慕以至濟陰生稟
王爵子孫昌熾世世無比非元功陰德享報深厚何以及此雖
漢之馬郭殆無以過嗚呼盛哉

齊賢字希
亮德文定

張僕射齊賢以禮部尚書知青州六年其治安靜民頗安之
好事者或滂其居官弛慢朝廷名還公感語人曰向作宰相
幸無大過今典一郡乃招物議譬言如監御厨三十年臨老反
煮粥不了士大夫聞之深罪謗者曾孫仲平為余言

真宗晏駕二府受遺制轉位仁宗及皇太后權聽斷軍國
事宰相丁謂欲去權字王沂公時參大政獨折之曰皇帝冲年

太后臨朝斯非國家常典稱權猶且示後况言猶在耳何可改
也謂深慮其言權字遂不敢去

見字子明祐
次子器微遠
大中外科賢
相卒後文正

祥符中趙德明上言本國飢求借粟百萬斛大臣皆請以違
誓責之王魏公且獨請具粟如其數於京師詔德明入京來取

德明大慚且歎朝廷有人真宗喜

真宗朝官者劉國珪以端謹事上病且死求為節度使上促
授之王魏公且執不從日設有求為樞密使者何以飽之至今官
者官不過留後

楊文公諱
億浦城人
祖文遠作
上山人夢

王魏公與楊文公大年友善疾篤大年於卧内託草遺奏言

如王山人

為宰相不可以垂盡之言為宗親求官止叙平生遭遇之意表

上真宗嘉歎遽遣就第名數進錄

省華園中人初陳諫議大夫陳省華生三子俱登進士第而伯仲皆為天下第一

謂省華曰擢過其重晚年燕國夫人馮氏俱康寧長子字唐夫益文忠知樞密院次子字希元堯佐

直史館少子堯咨知制誥每對客三子列侍客不自安求去省

華曰學生輩立侍常也士大夫以陳氏為榮

晁文元公過少聞方士之術凡人耳有靈響者目有神光其後聽

于靜中若鈴聲遠聞者年之後愈覺清徹公名之曰三妙音

一曰幽泉激玉二曰清聲搖空三曰秋蟬曳緒嘗聞其商絃

端禮云

景德中朝廷始與北魯通好詔遣使將以北朝呼之王沂公以

為太重請止稱契丹本稱可也真宗傲賞再三朝論蹙之

祥符中王沂公奉使契丹館伴耶律祥頗肆談辯深自銜驕

且矜新賜鐵券公曰鐵券蓋勳臣有功高不賞之懼賜之以安

反側且何為輒及親賢祥大沮

真宗上仙時雖仲春而大雪苦寒莊獻太后詔賜衛士酒獨王

德用所轄禁旅不得飲后以問德用德用曰衛士荷先帝恩

德厚矣今率土崩心安忍縱飲矧嗣君尚少未親萬幾不幸

王曾字孝先時為著作佐郎直史館

君三子皆名持相也後果驗

李沆字太初肥鄉人世編宋初得大臣爵者沆為首柄政中外使持手詔欲封劉美六貴妃沆對之使引燭在後

一夫醜酒奮臂狂呼得不動人心也后大歎息自是有意大用

李文靖公為相王魏公且方參預政府時西北尚用兵或至盱眙

衛公歎我輩安能坐致太平得優游無事耶文靖公曰少有憂

勤足為儆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其後北戎講和西

戎納款而封禪祠祀蒐講墜典靡有暇日魏公始歎文靖公

之先識過人遠矣

軋輿初丁謂欲每議大政則太后後殿朝執政朔望則皇帝前

殿朝群臣其餘常事獨令入內押班雷允恭附奏禁中傳命

三府眾以為隔絕中外不便王沂公時判禮院引東漢故事皇

帝在左太后在右同殿加簾中書密院以次奏事人心乃安

皇祐五年儂智高陷二廣詔樞密副使狄青督諸將討之言事

者以青武人不可專用請以文臣副之仁宗以問龐莊敏公曰向者

王師所以屢敗由大將不足以統一裨將人自用故遇敵輒北劉

平以來敗軍覆將莫不由此青勇敢有智畧善用兵必能辦賊

願勿憂仁宗乃詔行營諸軍皆受青節制賊平處置民事

則與孫沔余靖同議及捷報至上喜謂莊敏曰領表平殄皆

卿之力也

皇祐五年王汾擢進士甲科唱名日左右奏汾免解進士例當

孫沔會稽人累官樞密副使仁宗追冊張貴妃為溫成皇后沔不肯讀冊去位卒謚威敏

三者粗備歸息於先秦國太夫人仲兄丞相栖神之域吾何恨哉

質與國人著杜論五

初范文正公貶饒州朝廷方治朋黨士大夫莫敢往別王待制

十篇言唐代君臣治亂

質獨扶病餞於國門大臣責之曰君長者何自陷朋黨王曰

范公天下賢者顧質何敢望之若得為范公黨人公之賜質厚矣聞者為之縮頸

歐陽文正忠公使遠其主每擇貴臣有學者押宴非常例也且曰以公名重今代故爾其為外夷敬服也如此

景祐末西鄙用兵大將劉平死之議者以朝廷使官者監軍主

帥節制有不得專者故平失利詔誅監軍黃德和或乞罷諸帥監

軍仁宗以問宰相呂文靖公曰不必罷但擇謹厚者為之仁宗委

公擇之對曰臣待罪宰相不當與中貴私交無由知其賢否願

詔都知押班保舉有不職與同罪仁宗從之翌日都知叩首乞罷

諸監軍士大夫嘉公有謀

景祐中范文正公知開封府忠亮謹直言無回避左右不便曰

余靖曲江人三使契丹抗節不辱官至工部尚書

言離間大臣自結朋黨仍落天章閣待制然知饒州余靖安道

上疏論救以朋黨坐貶尹洙師魯言靖與仲淹交跡臣與仲淹義並師友當送坐貶監鄂州稅歐陽脩永叔貽書責司諫高

若訥不能辨其非辜若訥大怒繳其書降投夷陵縣令永并

後與師魯書云五十年來此輩沉默畏怖在世間忽見吾輩

作此事下至竈間老婢亦為驚怪時蔡君謨為四賢一不肖詩

布在都下人爭傳寫礪書者市之頗獲厚利虜使至密市以

還張中庸奉使過幽州館中有書君謨詩四句在壁上四賢

希文安道師魯永叔一不肖若訥也師魯河南人官至崇信軍節度副使

狄武襄公青初以散直為延州指使是時西邊用兵公以才勇知

畧頗立戰功常被髮面銅具馳突賊圍敵人畏懼無敢當者

公識度宏遠士大夫翕然稱之而尤為韓魏公范文正公所深知

稱為國器文正以春秋漢書授之曰將不知古今匹夫之勇不

足尚也公于是博覽書史通究古今已而立大功登輔弼書

史策配享宗廟為宋名將天下稱其賢公初為延州指使

後貴顯天下獨呼公為天使

慶曆中仁宗服藥久不視朝一日聖體康復思見執政坐

便殿但召二府宰相呂許公聞命移刻方赴召比至中使數

但公同列之贊公速行公愈後步既見上曰久疾方平喜與

公等相見而遲其來何也公從容奏曰陛下不豫中外頗

為多憂且夏

夏一日聞忽召近臣等若奔馳以進慮人驚動耳上以為

求地事尚選將命師二處以寧獨建營為勝軍加契丹歲幣大為後始患之成耶后之廢

許公諱秉尚謚文清自章獻太后臨朝十餘年尚天下是

狄公字漢臣西河人累拜樞密使

君謨字道潛人官至端明殿學士

逐孔道輔仲淹於外時論少之然亦斥去旋復收用其存天下之事屢伸舒令動有操
得輔臣之體折也當國者久雖教之言者祇在帝者不若

陳貫自鹽鐵副使除直昭文館知相州先是三司副使例
得待制而貫獨得直館或言貫者貫曰與其居天章作
不才待制何如在昭文為有道學士言者愧服貫于安石
今為吏部侍郎女嫁文潞公

劉平之虜
在康定元
年

劉渙字
之高安人
劉怒道原
之父也

為援朝廷患之擇能使絕域者將以息信讓譙角氏尚書
屯田員外郎劉渙上書請行間道馳至青唐城進角氏皆
頓首悔謝請以死扞邊回盡畫其地形并誓書還奏仁宗
嘉歎進直昭文館俄而元昊臣服再加刑部郎中賜金紫初
渙之奉使也或數日不得食於佩囊中得風粟數粒咀嚼
咽喉吐蕃呼佛曰喃如廝囉譯為見子二字稱佛之見子
更鼓自昏達旦三過而已每有公事量大小以綿帛裹其
訟牒物多者為有理

王公趙州人
累遷集慶
軍節度使

王武恭公德用寬厚善撫士其親魁偉而面色正黑雖匹
相公北虜常呼其名以驚小兒其為戎狄畏服如此皇祐
末仁宗以為樞密使而以富韓公為宰相是冬契丹使至公

與之射使者以公為樞密使富公為相得人矣上聞尤喜

治平中夏國使至將以十事聞於天子未知其何事也時太常少卿祝諮主館伴既受命先見樞府已而見丞相韓魏公曰曰樞密何語諮曰樞密云倘使人言及十事第曰受命館伴不敢輒受邊事公笑曰豈有止主飲食不及他語耶公乃徐料十事以授祝曰彼及某事則以某事辨言某事則以某辭折祝唯而退及宴見使者果及十事凡八事正中公所料祝如所教谷之夏人僮服祝常以為魏公真賢相非他人可比也

元豐中尚書省官謚曾魯公始曰忠獻禮官劉摯駁曰丞相位居三事不聞薦一士安得謂之忠家累千金未嘗濟一物安得謂之獻衆不能奪其議改謚曰宣靖

文正清光字
君實之
瑞明直身縣
陳水鄉人

司馬文正公以高才全德大得中外之望士大夫識與不識稱之曰君實下至閭閻匹夫匹婦莫不能道司馬故公之退十有餘年而天下之人日異其復用于朝熙寧末余夜宿青州北淄河馬舖晨起行見村民百人歡呼踴躍自北而南余驚問之皆曰傳司馬為宰相矣余以為雖出野人之妄傳之其情之所素願也故子瞻為公獨樂園詩曰先生獨何事四海

望陶治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蓋紀實也

文彦博字寬大分道介休人歷事四朝去

元豐七年春文太師既告老奏乞赴闕親辭天陛庶盡臣子

事四朝去

之誠既見仁宗即日對御錫燕顧問溫渥上酌御盃親勸

數日朝辭上遣中使以手札諭公留過清明飭有司令與公

備二舟泝汴還洛清明日錫宴玉津園公作詩示同席翌日

上用公韻屬和親灑宸翰就第賜公特命三省以上赴瓊林

苑宴餞復賜御詩送行公留京師一月凡對上者五錫宴者

三賜詩者再顧問不名稱曰太師寵數優異近世無比

富公熙寧中罷相赴亳常深居養疾罕出視事

富公字彥

事頃稟命嘗以扶白公批數字於紙尾莫不盡其理或有難決

有大度范

之事請公憂疑不能措手者相與求見公以一二言裁處徐語它

佐才也

事諸公曉然率常失其所疑者退而歎服以為世莫及也公使

封

虜以片言折狡謀尊中國及總大政視天下事若不足為者矧

卒後文忠

退處一郡乎

韓琦字稚圭安陽人

韓魏公元勳循德夷夏具瞻熙寧間留守北都遼使每過境

弱冠及第

必先戒其下曰韓丞相在此無得過有呼索遼使與京尹書故

傳臆時太

事紙尾止押字是時志書諸名其為遼人尊畏如此每使至

見出入將相

于國必問侍中安否其後公子忠彥奉使遼主嘗問使中國

呂夷簡字坦
未壽州人
真宗仁宗
朝封許國公
謚文靖

公名字晦
林夷簡子
元祐中
馬元中
賢相
國公謚正獻

者曰國使類丞相否或曰類即命工圖之國朝享國百三十餘
年人臣為太師者惟趙忠獻文路公二人耳慶歷二年十二月詔拜

呂文靖公司空平章軍國重事

有也

范文正公知邠州暇日率僚屬登樓置酒未舉觴見衰絰數人

營理葬具者公亟令詢之乃寓居士人卒於邠將出殯近郊賜

斂棺槨皆所未具公愜然即徹宴席厚周給之使畢其事

笑客感歎有泣下者

崔遵度清節純德泊於榮利事太宗為右史十餘年每侍

殿陛側身軒楹以自屏蔽不欲當上顧盼其恬晦如此琴德尤

高嘗置琴靜室往來通夕妻子罕見其面

慶歷末富文忠公鎮青州會河決商胡北方大小流民坐入京

東公勸所撫八州之民出粟以助賑給各田坊村擇寺廟及公私

空舍又曰山崖為窟室以處流離擇寓居官無職事者各給以

俸取民所贖聚籍而受券以時給之器物薪芻無不完具不

幸死者為槨塚收瘞自為文遣使祭之明年夏大稔計其道里

資遣還業八州之間所活無慮五十餘萬人其募為兵者又萬

餘人仁宗嘉之拜公禮部侍郎公曰恤災賑乏臣之職也辭卒不

受

嘉祐中仁宗已不豫久不御殿宰臣六不得見富文忠公求入視疾
內侍以公未有詔旨止之公叱之曰安有宰相一日不見天子者遂趨
入見目乞監侍祈禱留宿殿中自是事無巨細皆白執政而後行
上下晏然

司馬溫公忠厚正直出於天性始終一節故得天下之望居洛十五年
天下之人日望以為相神宗上仙公赴闕臨衛士見公皆以手叩
額曰司馬相公也民遮道曰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數
千人觀之公懼徑歸詔除知陳州過闕留拜門下侍郎遂為
左僕射及亮京師民刻畫其像家祠一本四方爭購之無工有致
富者公之功德為民愛戴如此

僕射之射
詩如夜

道輔孔子
聖九世孫

孔公道輔以剛毅直諒名聞天下知諫院日請明肅太后歸政天
子為中丞日諫廢郭后其後知兗州日近臣獻詩百篇者執政
請除龍圖閣直學士仁宗曰是詩雖多不如孔某一言乃以公為
龍圖閣學士

祥符中天下火蝗近臣得死蝗於野以獻宰臣帥百官稱賀王
魏公且獨執不可數日方罷朝飛蝗蔽天真宗歎曰使百官
將賀而蝗至豈不為天下笑耶

張泳字復 鄆之鄆城人曾祖立祖錄父景

之儼人官至張忠定公詠知通進銀臺司并州有軍校管他部卒至死獄具

斬丁謂以謝 奏上法官謂非所部當如凡人公執奏曰并接羌胡兵數十萬

天下世稱乘 一旦因一卒死法一校卒有輕所部之心且生事不若杖遣於權便

崖先生 宜為便上如法官議不數日并州卒怨本校白晝五六輩提

刀趨喧爭前刺校心胃狼籍戶下遂竄去朝廷方以公向所

執為是 按韓忠獻可撰公神道碑云公知通進執志堂云并代帥中

亮曹州府 忠定公為御史中丞一日於行香所案相張齊賢呼參知諳事

溫仲舒為御弟及他語尤鄙 錢希白所撰公志曰彈 公以非所宜

言夫人臣體遂彈奏之齊賢深以為恨後于上殿短公曰張泳

本無文凡有章奏皆婚家王禹偁代為之禹偁前任翰林作齊賢

罷相麻其詞醜詆及再入中書禹偁再知制誥故兩中傷之公聞

自辨曰臣苦心文學措紳莫不知今齊賢以臣假手於人是掩上之

明誣臣之非罪也上曰卿平生著述幾多可進來公遂以所著進

上閱于龍圖閣未竟賜坐曰今日暑甚顧黃門於御几取常

可執紅銷金龍扇賜公且稱文善公起再拜乃納扇於几上

曰便以賜卿美今日獻文事也 公女適禹偁子奉禮郎嘉佑

忠定公後自金陵入苦腦疽未朝見御史閣門累有奏上寬

其告俾養疾公恨不得面陳所懷乃抗論近年以來虛國家

其

帑藏竭生民膏血以奉無用之土木皆丁謂王欽若啟上心之所為也不誅死無以謝天下章三上不報出知陳州

大中祥符八年八月一日

孫明復一名復平陽人

孫明復先生退居太山之陽枯槁憔悴鬚髮皓白著春秋

寓濟南

李迪字復

尊王發微十五篇為春秋學者未有過之者也故相李文定

古儻人舉進士第一為

公守兗就見之歎曰先生年五十一室獨居誰侍左右不幸風

天聖三年

相不遜天

兩食飲生疾奈何吾弟之女賢可以奉先生箕帚先生固

愛子東之

辭之曰吾女不妻先生不過為一小官人妻先生德高天

下幸壻李氏榮貴莫大於此先生曰宰相女不以妻公侯

貴戚而固以嫁山谷衰老蕭索之人相國之賢古無有也余

蕭是蕭之誤蕭徒

不可不成相國之賢遂娶之其女亦甘淡泊事先生以盡婦道

當時士大夫莫不賢之



澠水燕譚卷三

知人四事

搏真源人

希夷先生陳搏語人禍福若合符契王世則與韓見素趙
諫同詣先生世則偽為僕拜於堂下先生笑之曰侮人者自
侮也揖世則坐於諸座之右曰將來科名君為首冠諸君之
次正如此會明年世則舉進士第一餘如坐次

柳先生河
中人言大
名人幼警悟

河東柳先生開以高文苦學為世宗師後進任其題目者為

其家男歷官

有政績者然名重於世嘗有詩贈諸進士曰今年舉進士必誰登高第

宗以詞香有武畧權孫何及孫僅外復有丁謂未幾何僅連榜狀元謂六中甲科

知安星野夫又號自號東郊先生之知人也如此道根按以外復有二字味之豈特前知其貴而已哉

補亡先生作二傳以孫何孫僅學問文詞傾動場屋何既為狀元王黃州覽僅

見意何僅之父果為第一黃州復以詩寄之云病中何幸忽用顏記得詩稱

律官殿中丞贈刑小狀元粉壁乍懸龍虎榜錦標終屬鵲錫原并寄何詩

曰惟愛君家棣華榜登科記上並龍頭潘道遠亦有詩曰

歸來編檢登科記未見連年放弟兄而陳堯佐堯咨兄弟

亦前後相繼為狀元士林皆以為盛事孫氏世賜人曾祖具祖鑑

慶曆二年仁宗用范文正公參知政事韓魏公富韓公為樞密

副使天下人心莫不懽快徂徠先生石守道作聖德詩曰惟

仲淹弼一夔一臯又曰琦以魁礪豈視店楔可屬大事重厚

如勃其後富范為宋名臣而魏公定冊兩朝措天下於泰山之

安人始歎先生之知人也

奇節

國初御史中丞劉溫叟博學純厚動必由禮父諱岳終身不

聽絲竹嘗令子和某有天靈蓋溫叟見之亟令致奠埋於

廿二

郊五代士人鮮蹈禮義獨溫叟篤行為世所推

端拱初太宗詔訪天下高年前青州錄事奉軍麻希夢年九十餘居臨淄召至闕下延見便殿賜坐語極從容詢及人間利害對之尤詳多蒙聽納它日訪以養生之理對曰臣無他術惟少寡情慾節聲色薄滋味故得至此詔以為尚書工部郎中致仕賜金紫工部好學善訓子孫子景孫興國中登進士甲科孫溫其溫舒祥符中相繼登進士第為天下第三人衣冠以為盛事而天下稱麻氏教子有法余祖母長安縣君工部孫也故聞之詳

趙隣幾好學著述太宗擢知制誥逾月卒子東之有文前以職事死塞下家極貧三女皆幼無田以養立宅以居僕趙延嗣者久事舍人義不忍去竭力營衣食以給之雖勞苦不避如是者十餘年三女皆長延嗣未嘗見其面至京師訪舍人之舊謀嫁三女見宗翰林白楊侍郎徽之發聲大哭具道所以二公驚謝曰吾被衣冠且與舍人久而不能恤舍人之孤不逮汝遠矣即迎三女歸京師求良士嫁之三女皆有歸延嗣乃去徂來先生石守道為之傳以厲天下云

石介表安
人師事徐
復忠表記

徂來先生石守道少以進士登甲科好為古文章雖在下位

富弼書以

伊周之事 不忘天下之憂其言以排斥佛老誅貶奸邪為已任慶歷中

夏諫者介 年已六欲傾天子罷二相進用韓魏公富韓公范文正公增置諫官銳意

弼乃改伊 周為伊霍 求治先生喜曰吾官為博士雅頌吾職也乃作慶歷聖德詩

又偽作介 為弼摻廢 五百言所以別白邪正甚詳太山孫明復見之曰子禍起矣由

是謗論喧然姦人嫉妬相與擠之欲其死而後已不幸先生病

卒有禍禍以中傷大臣者指先生之起事曰詐死北走胡矣請

斷棺以驗朝廷知其誣不發棺歐陽文忠哭先生以詩曰當

子病方革謗辭正騰喧眾入皆欲殺聖主獨保全已埋

猶不信僅免斷其棺先生沒後妻子流落寒餓魏公亦俸

買田以給之所謂大臣乃先生常薦於朝者姦人即先生詩所

斥者也元祐中執政薦先生之直即詔官其子

王沂公當軸以厚重鎮天下尤抑奔競張師德久次館閣博

學有時望而不事造請最為魯肅簡公所和一日中書議

除知制誥者魯盛稱公才德沂公以未識為辭魯密諷張

見沂公張辭不往魯屢誦之張重違魯意始緣職事一往

沂公辭不見張大悔恨他日中書復議魯無以易張曰向已

為公言之矣沂公曰張公君器識行義足以為此然尚有請

謁耳逾年方命嘗誥沂公之取人如此故當時士大夫務以冲

和

晦自養為

慶歷中張宗晦以秘書監致仕居洛陽一日謁留守其子庚言唐賀監知章以道士服歸會稽明皇賜以鑑湖今洛中嵩少雖非朝廷所賜大人可衣羽服優游其間何必事清謁宗晦曰吾作白頭老監枕書而眠何必學習老作道士服耶時以為名言

曹州于令儀者市井人也長厚不忤物晚年家頗豐富一夕盜入其家諸子擒之乃隣子也令儀曰汝素寡悔何苦而為盜耶曰迫于貧耳問其所欲曰得十千足以衣食如其欲

與之既去呼之還盜大恐謂曰汝貧甚夜負十千以歸恐為人所詰留之至明使去盜大感愧卒為良民鄉里稱君為善士君擇子姪之秀者起學室延名儒以掖之子假姪傑倣舉進士第今為南曹令族

丹陽顧方篤行君子也皇祐末登進士第再調明州象山縣令視事之日召邑中父老詢問民間利害及竟內士民之善惡善者訪而親勸之使勿怠惡者喻而戒之使自脩又建學舍率其子弟之秀者教之暇日親為講說檄誘使進於學善逾年民大化服俄而病邑民相率出錢

三
善詩

詣塲廟祈禱者數千百人為齋股者十三人方竟不起
百里之內號泣思慕如失父母相與立祠以歲時祀方余觀
近世為縣者類以簿書期會為急務鮮有及教化者而
方獨以仁義教治其民使民知愛慕如此丹陽錢君倚毘陵
胡完夫皆為方紀其事而刻石祠中士大夫以詩頌遺美者
不可勝紀顧余賤不得列其事於史官傳為循吏每以為
恨參知政事范文正有方祠堂碑記真迹在王孝廉孟養所根嘗覽焉
胡文恭公宿平生守道不以進退為意在史館二十餘年每
語後進曰富貴貧賤莫不有命士人當脩身俟時無為造
物者所嗤世以為名言

近年士夫脩佛學往往作為偈頌以發明禪理獨司馬溫
公患之嘗為解禪偈六篇云文中子以佛為西方聖人信如
文中子之言則佛之心可知矣今之言禪者好為隱語以相
迷大言以相勝使學之者悵然益入於迷罔故余廣文中之
言而解之作解禪偈六首若其果然雖中國可行矣何必西
方若其不然則非予之所知也愈如烈火利慾如銛鋒終
朝長戚是名阿鼻獄顏回甘陋巷孟軻安自然富貴如
浮雲是名極樂國孝悌通神明忠信行蠻貊積善來百

祥是名作因果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行之誠且久是名不壞身道德脩一身功德被萬物為賢為大聖是名菩薩佛言為百世師行為天下法冬不可掩是名光明藏

仲車母喪
馬公墓有
日公露澤木
連理之瑞
溢曰節孝
所生

山陽徐積仲車博學志行父石少亡積終身不登山行遇石必避之嘗冒暑道遇奔喪者輟馬以遺之往行還家憇戶外風乘之得龍耳疾年僅四十勉從母命作詩賦一舉得進士第久之喪母哀毀過人鄉里化之葬母助葬者數千人

河東先生柳仲塗少時能酒肆坐側有書生接語乃以貧負未葬父母將謁魏守王公祐求贖以給喪事先生問取費幾

何曰得錢二十萬足矣先生曰姑就舍吾且為子營之罄其賞得白金百兩錢數萬遺之議者以郭代公之義不能遠過

植三槐于庭
曰吾孫孫必
有與者文
正公以甘
寸也

劉溫叟以德義世其家當時推服為御史中丞家極貧時太宗尹京知其貧致五百千以贈溫叟溫叟拜受以大匱封貯御史之西廊或有詰之者曰晉王身為京尹兄為天子拒

之則失敬吾方為御史受而用之則何以清流品也初溫叟之生也其父岳曰吾老矣他無所欲但冀世治民和與此兒皆為溫洛之叟耕烟釣月酣詠太平之化足矣溫叟憶父語遂以為名

澠水燕譚卷四

忠孝

咸平中契丹舉國入寇南至淄青淄川小郡城壘不完刺史
夾民皆欲棄城奔於南山兵馬監押張蘊按劍厲聲曰奈何
去城隍委府庫大衆一潰更相勦奪敵未至而吾已殘矣刺
史若出吾當斬以徇由是無敢動者後君為環州馬頰鎮監
押雖處窮塞猶建孔子祠刻石為之記慶曆中范文正公過
其地書其碑隍以美之其子揆揆以文學才行有名於世皆
登侍從

鉛山劉輝俊美有詞學嘉祐中連冠國庠及天府進士四年崇
政殿試又為天下第一得大理評事簽書建康軍判官喪其祖
母乞解官以嫡孫承重國朝有諸梓而嫡孫承重者自輝始
哀族人之不能為生者買田數百畝以養之四方之士從輝學
者甚衆乃擇山溪勝處之之縣大夫易其里曰義榮社名
其館曰義榮齋未終喪而卒士大夫惜之初范文正公吳
文肅公皆有志置義田及後登二府祿賜豐厚方能成其
志而輝於初仕家無餘貲能力為之士君子尤以為難

馮守信仕真宗為步軍指揮使會郊禮其弟欲以其子為守

信之子冒取高應守信曰吾自行伍至上拔擢至此每愧無以報稱奈何欺之耶是歲己子無所應以明于弟無所愛

孔公道輔祥符中進士及第補宣州推官道士浴真武像有蛇數出像前人以為神州將率其屬往拜之蛇果出公即舉笏擊殺之衆大驚服徂徠先生石守道嘗為公擊蛇笏銘自唐末用兵文臣給舍以上武臣刺史以上喪父母者急於國事以義斷哀往以墨懷喪事既泣哀則泣事如故號曰起復國朝襲唐制不改論者以時無金革士大夫解官終制可也慶曆中田元均帥秦鳳奏乞解官終喪仁宗累降手詔又

遣中使勉諭元均既葬託邊事求見上曰陛下以孝治天下方邊隅無事而區區犬馬之情不得自恣曰泣下上視其親瘠乃許終喪其後富公以宰相丁母憂仁宗詔數十竟終喪乃起蓋大臣終喪自公始

范文正公輕財好施尤厚於族人既貴於姑蘇近郭買良田數千畝為義莊以養群從貧者擇族人長而賢者主其出納人日食米一升歲衣僅一疋嫁娶喪葬皆有贍給聚族人僅百口公歿逾四十年子孫賢令至今奉公之法不敢廢弛

寇萊公秉政丁謂初為丞相知政事嘗會食中書美汚萊公賢

寇公字平

仲庸南人

謂為公拂之曰公君為奉政大臣也而為宰相拂隨耶謂大愧及

相法策成

章聖倦政謂迎合太后建臨朝之策某公言太子齒德足以任天

下事極言謂奸邪不可輔幼主明日謂黨蜚語中公器相貶雷

二十年不易

州司戶其後范文正公作葉石詩言公誣存道先生賈同奏諫

贈詩曰有書云謂既竄逐宜還公以辨忠邪天聖初移衡州司馬而公前

死貶所尋復官爵賜諡忠懿景祐初上知公忠願詔學士與公

撰碑上親篆額曰旌忠之碑

皇祐四年五月儂智高寇二廣諸郡皆棄城避賊獨贊善

大夫知康州趙師

太子中舍知封州曹覲城守死方賊之至

康州也贊善閱兵得羸兵二百餘人拒戰斬賊數千人明日兵

盡城破詬賊度不可屈害之時方暑越三日屍不可視獨姿

色如生初夫人王氏避賊女生始三日棄之草間信宿回視棄

苦人以為忠義之感賊平朝廷贈光祿少卿而康民立祠以

祀丞相王荆公德其美博士梅聖俞表其墓尤悲而棄女

見州自賣為予子家婦也

宣毅軍為小

廉歷木妖賊王則盜據貝州賈魏公鎮北門倉卒將引兵

環城未有破賊之計公日夜憂思有指使馬遂者白公曰堅

城深池不可力取願得公一言入城殺元兇餘黨可說而下也

諸國讀書

言釋也仲哀跡勒佛骨持世妖人信事之遂作札因知判張得一救通判董元亨等偕稱東平王

人牧羊後歸

校員與俗

尚女幻相占

習之召滿

初源人王則 以爲饑民至 見州自賣為 予子家婦也 人牧羊後歸 宣毅軍為小 廉歷木妖賊 王則盜據貝 州賈魏公鎮 北門倉卒將 引兵環城未 有破賊之計 公日夜憂思 有指使馬遂 者白公曰堅 城深池不可 力取願得公 一言入城殺 元兇餘黨可 說而下也 諸國讀書 言釋也仲哀 跡勒佛骨持 世妖人信事 之遂作札因 知判張得一 救通判董元 亨等偕稱東 平王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建國曰安陽改元濟聖漢慨號令志以佛為郡城以一樓為一州書州名以其德為知州每置
一樓管據公壯其言遣行丁寧祝之曰壯士立功在此行也遂至城下浮渡濠
城已敗
呼守城者乘匹使使身上見賊偶坐為陳朝廷是信尔能來

身出城公為尔請於朝亦不失富貴若守遂自回天子遣一將提
兵数千不日城下血膏戰地肉飽犬豕悔無及矣詞尤傲切賊不
答遂度終不能聽遂急擊賊仆地厄其吭幾死左右兵之遂
被殺聞者莫不義之是時翰林鄭毅夫方客魏為之立傳
榮州張昭及剛毅不畏彊禦故為樛陽主簿陳亮咨庄僕恃
勢干縣政輸賦不以時昭及捕而杖之亮咨聞而歎曰陳張子
一主簿而能如此他日當為御史使人召之昭及竟不見

按蔡條錄唐貞觀中調卒戍邊河中府永樂縣民姚栖雲之父語其兄曰

圍山禁法

兄嗣未立無往某幸已有子請代兄行遂戰沒塞上時栖雲方

姚氏三世

同居累代三歲故其母再嫁棲雲鞠于伯母如事其母亡栖雲葬之又招

葬表號曰

義門一旦竟葬其父廬于墓次終身哀慕不衰縣令蘇轍以俸錢買

大小死欲

地開阡陌刻石表之河中尹軍城上其事詔加優賜旌表其鄉

盡獨兄

弟在方居日孝悌社曰義節里曰愛敬栖雲生岳生君儒生師正自

夏而弟

婦年弟獨岳師正仍世廬墓五世孫厚六世孫雅七世孫文八世孫敬真九

與弟同處

世孫直十世孫宗明本府奏自栖筠十世同居顯有孝行仁宗

許其甚家

人忍費第詔賜旌表蜀其徭役十一世孫用和十二世孫德自宗明至德

室中夜有婦人嘆噓是而信也往審之謂其弟曰吾家世義門哀淫未除而名外婦人入室

室中夜有婦人嘆噓是而信也往審之謂其弟曰吾家世義門哀淫未除而名外婦人入室

懼辱吾門奈何弟涕泣言不與夜言者乃亡婦耳先念其不祥懼妻弟持刀伏門外俟其未刺之又三世自慶歷至今又五十年而其家孝友如故姚氏世為農無
上世不夫且 為學者家不甚富田數十頃族聚百口子孫躬耕素僅能給
往則婦屍 衣食歷三百餘年無一人辭異者任唐宋五代兵戈亂離子
橫墓外婦 孫保守墳墓骨肉不相離散求之天下未或有也永樂熙
家在于官 宣初併隸河東余元祐中知河東以列于府乞特賜敷奏下
尚權視之 其事史官重加旌表特免戶徭錢以旌孝友以勵風俗狀上
莫能治 尚書不報
兄中成死
獄中姚氏
遂絕

鄆州頃城縣楊村民張誠者其家自信至誠六代同居凡一百一十七口內外無間言衣裳無常主日一家主坐堂上率子弟而分職事無不勤張氏世為農者不讀書耕田捕魚為業無蓄積而能人孝弟友順六世凡二百年百口無一口小異亦可尚也

脩古字述

曹脩古明道初為御史知雜上書乞莊獻太后還朝責守興化軍暴疾終于官家貧死之日無衣以斂郡之僚屬若吏民之賢者莫不號慕嘆息相與出錢帛數十萬贖其家曹女始笄泣語其母曰先人忠節名聞天下不幸以直言謫死且君子不家於喪安可受以浼我先人之全德哉哭不已謝而遣之吏民固乞卒不受一錢其純孝高尚如此曾建安人

御下疑失史字
御之一也

資州資陽縣支漸熙宣中喪母既葬廬墓日三時號泣時
行膝步負土成墳有雙雀徘徊松葉上明年有馴鹿助漸
上土又有異鳥一目如丹每漸歿鳥亦悲鳴夜有二狸環呼墳
側如巡警狀久之有群鳥翔集中有一白鳥獨日至又有五色
雀萬餘隨漸行哭七日而去漸年七十每號慟涕泪如雨日食
脫粟不盥手洗足雨衣苴麻碎爛不易鬚髮蓬亂久皆斷落
見者為之悽愴隣舍荀氏子自娶棄其父母觀漸至行因大
愧感迎其親侍奉不怠後年八十餘與其妻王氏皆康寧漸

白髮再黑四齒已脫復生步行輕健飲食如少年人以為至
孝之感仁宗詔賜漸粟帛付之史館元祐八年范祖禹奏
乞優與旌獎以勸孝悌詔以為資州助教

才識

盧朱崖父億性儉素恬于榮進以少府監告老歸洛中以棋
酒自放不親俗事及多遜參大政服用漸侈歎而泣曰家本
寒素今富貴驩至不知稅駕地矣其後多遜果敗士大夫
高其先識

劉少逸少有俊才年十三端拱二年中禮選及御試待賦外

別名升殿賜御題賦詩數首皆有旨意授校書郎令於
三館讀書故王元之愛其少俊而贈之詩曰待學韓退之
矜誇李長吉

胡旦南海人
聖官秘書
大監
表明
痛經
凡德
史署將帥
要略演聖
一連論諸書
胡旦少有俊才高氣凌物嘗語人曰應舉不作狀元仕宦不
作宰相乃虛生也隨計之秋郡守坐中聞雁旦賦詩曰明
年春色重裘領取一行歸詩人皆壯其言明年果魁天下
終以恃才忤物不登顯仕而卒
胡旦文詞俊麗見推一時晚年病目閉戶幽居一日史館共
擬作一貴侯傳其人少賤嘗屠豕史官以為諱之即非實

錄書之甚難為辭相與見旦曰何不曰某少嘗操刀以割
有宰天下之志莫不歎服

天聖末歐陽文忠公文章三冠多士國學補試國學解禮

部奏登甲科為西京留守推官府尹錢思公通判謝希

深皆當世偉人詩公優異公與尹師魯梅聖俞楊子聽

張太素張堯夫王幾道為七友以文章道義相切劘率

常賦詩飲酒間以談戲相得尤樂凡洛中山水園亭塙

廟佳處莫不遊覽思公恐其廢職事欲自事微戒之一日

府會語及寇萊公事思公曰諸君知萊公所以取禍否由

思公諱惟演
字希聖
梅堯臣字
聖俞宣城
人
張堯夫諱
汝士萊邑
人
張太素諱
子野萊先
南封人

十字乃小注

晚節奢縱宴飲過度耳文忠遜曰宴飲小過不足以招禍
菜公之責由老不知退耳坐客為之咎然時思公年已七十

蘇欽涪川人杜祁公

蘇子美有逸才詞氣俊偉飄然有超世之格慶曆中監奏

彼廢後寓居蘇河菜

邸承舊例以折賣故紙錢祠神目用以其餘享賓客言事

者欲目子美以累二大

臣彈擊甚急官者捺文符捕人送獄

皆一時之名士都下為之紛駭左右無敢叔解者獨韓魏公從容

于仁宗舜欽一醉飽之過止可徐治之何至如此帝悔見於色魏

公之仁厚愛賢實是可尚矣

明道末天下惶早知通州吳遵路乘民未飢募富者得錢

萬貫分遣衙校航海糶米於蘇秀使物價不增又使民採

薪芻官為收買以其直糶官米未至冬大雪寒即以原價

易薪芻於民官不傷財民且蒙利又建茅屋百間以處流

民捐俸錢置辦鹽蔬日與茶飯因泰休有疾者給藥以

理之其願歸者具舟饋食還之本土是歲諸郡率多轉

死惟通民安堵不知其凶歲也故其民愛之若父母明年范

文正公安撫淮浙上公績狀頒下諸郡熙寧中余官於通健公

之治逾四十年猶咏誦不已

曼卿字永城
人父補之官
太常博士
曼卿以保
定二年二月
四日卒年四
十八官至太
子中允程爾
核理

訪夕思所至郡縣考圖籍見守令按視民兵芻粟山川道
路莫不究盡利害尚慮未足以副朝廷眷使之意而曼卿
吟詩飲酒若不以為意者一日安道曰朝廷不以道路不才得
與曼卿並命今一道兵馬糧餼雖已留意切懼愚不能燭
事以曼卿之才若加之意則事無遺舉矣曼卿笑曰國家
大事安敢忽耶延年已熟計之矣曰條舉將兵之勇怯芻
糧之多寡山川之險易道路之通塞備悉具備如宿可任慮
者安道乃大驚服以為天下之奇才且歎其不可及也
眉山蘇向少不喜學笑壯猶不知書年二十七始發憤讀

書舉進士又舉茂才皆不中曰是未足為吾學也焚其文
閉戶讀書五六年乃大究六經百家之說嘉祐初與二子
軾轍至京師歐陽文忠公獻其書於朝士大夫爭傳其
文二子舉進士六皆在高等于是父子名動京師而蘇氏
文章擅天下目其文曰三蘇蓋洵為老蘇軾為大蘇轍
為小蘇也

此字可疑
當以蘇集
正
即迎高郵人博學強記文章清麗而尤長于詩為人恭
儉孝友頗精法律長於吏事而清羸多病冠然不能勝
其衣平生奇蹇登進士十餘年而官止州縣窮死無嗣其

妻
苦于飢寒蘇子瞻哀君之不幸集其父為之引以為原
憲之貧顏回之短命揚雄之無子馮衍之不過皇甫士安
之為疾彼遇其一人猶哀悼而君兼之非命也哉天道与
善余與此疑焉

子瞻文章議論獨出當世風格高邁真滿心人也至於
書畫亦皆精絕故其簡畢小落手即為人藏弃有得真
跡者重於珠玉子瞻雖才行高世而遇人溫厚有片善可
取者輒與之傾盡城府論辨倡酬向以談詭以是尤為士
大夫所愛間遭儉人媒孽謫居黃州有陳處士者攜紙

筆求書子瞻方令容鼓琴遂書曰或對一貴人彈琴者
天陰聲不發貴人怪之曰豈然慢耶對曰然也不慢子
瞻之清談善詭皆此類也

翰林沈公邁為京尹敏于政事號稱嚴明平時治開封者
晨時視事乃至暮春不能已甚者或廢飲食及公平府旦
晝決事日中則府無留人出謝賓客送客談燕人皆怪其
日有餘力而翕然以稱治

果士安字仁
雙雲中人奉
知政事
文簡生平以
名節自厲
太子中舍于盡彭年青州壽光人博學能文喜言兵富
文忠公文簡公薦堪將領為以武學教授慶曆中元昊

原本作丁乃是丁度

仕致相見之晚也對曰草野陋儒無補聖化賜坐得易帝嘉
之以為國子博士逾月賜茶遣還先生善攝養年九十方卒
陳搏周世宗嘗召見賜號白雲先生太平興國初召赴闕太
宗賜御詩曰曾向前朝號白雲後來消息杳無聞如今若
肯隨微台總把三拳乞與君先生服華陽巾草履垂緜
以賓禮見賜坐上方欲征河東先生諫止之會軍已興令寢
御園百餘日方起兵還果無功恩禮特異賜號希夷屢
與之^屬屢和久之辭歸進詩以見志云草澤吾皇詔圖南搏
姓陳三峰千載客四海一箇人世態從來薄詩情自得真
乞全廉庶性何處不稱臣上知不可留賜宴使宰相兩禁侍
坐以寵其歸

王昭素先生性純直入市買物隨所索償其直不復商較或
曰市井徒例高其價以邀利非實直也先生曰彼肯欺我耶
給之不疑自是市人相戒曰王先生市物率以實告無敢詭
之者

田微君告字象宜萬學好文理致高古嘗學詩於希夷先
生先生以詩評受之故詩尤清麗平居寡薄志在經世太
祖建國思得異人詔詣公車會遭父母喪久之東遊過濮止

王元之舍元之貽書勉進其道會大河決溢君推明鯨禹之
所治著禹元徑三卷將上之不果已而得水樹於濟南明水將
隱居焉故致書徐常侍鉉質其去就鉉答曰負鼎扣角顧
廬築岩各由其時不失其道在我而已何帶之有遂決高蹈之
志教易筮之遇睽目自號睽叟從學者常數百人宋維翰
許容最其高弟二子登朝咸稱其師博化中韓丕言於天子
召君赴闕詔書及門而卒其後文多散墜皇祐中濟南翟
書耿伯哀其遺佚得四十八篇析為三卷又次其出處為睽
叟別傳云

景德中种放賜號先生暫還嵩山真宗置酒資政殿餞放
侍臣當直者四人預時所司不宿其皆相顧不敢坐上乃親
定位次翰林學士晁迥資政殿學士王欽若東制知制誥朱
選西向次通待制戚倫西向次欽若放北面對上特示客禮
酒半上賦七言詩一章賜放和侍臣皆賦士大夫禁之

宣公御負

孫宣公與以太子少傅致仕居於鄆一日置宴待廳

仁宗嘗
賜詔

宣公居官
能直陳
洋石所居
之

語客云多少朱門鎖空宅主人到老不曾歸今老夫

歸時示中
外大輿上

歸矣喜動於色後顧石守道諷易離卦九三爻且曰若以忘

忘忘憂自得小人之志歌而鼓缶不與大羣之嗟公以淳德與學
加禱多謂國之持與也而子人

亡從命于神
不從然心敬其切直也

勸海禁中二十餘年晚節勇退優游里中終始全德近世少

匹

按放以咸平五年秋九月被召為右司諫直昭文館

種放洛陽人依寓西

真宗優禮種放近世少比一日登龍圖放從行真宗垂手援

安奉母德

放以上顧近臣曰昔明皇優禮李白御手調羹朕以手援

居終南從

放登閣厚賢之禮無前代矣故蔣永叔薦放妹孫德云放早以

自號雲溪

真宗久欲大用放固辭乃止惜夫逸民被遇章聖有握手登樓之眷

尊自道不

種放明逸少舉進士不第希夷先生謂之曰此去逢豹則止

使各之母志

他日當出於衆人初莫喻其意故放隱於南山豹林谷真宗

聚徒講學

召見寵待非常拜工部侍郎皆符其言放別業在終南

身將隱志

有州文為

夜乃稱疾不起

山放學行高古後生從之學者尤衆性頗嗜酒躬耕種秫

初姓字仲元

以自釀而居有林泉之勝尤為幽絕真宗聞之遣中使携工

與州人自號

圖之開龍圖閣召輔臣觀焉上歎賞之其後甘棠魏楚鄧

草堂

居有出趣帝亦遣人圖之故楚詩云幽居帝畫者

冠早

麻先生仲英幼有俊才七歲能詩隨侍郟州宋翰林白方備

準不結甲

官麻時聞而召之坐賦詩十篇宋大稱賞翌日宋以院議

平曹雷州

李廷珪墨請著氏筆遺之乃贈以詩曰宣毫歛墨川牋紙

之貶

寄興麻家小秀才七歲能吟天骨異前生應折桂枝來十

之貶

七一試禮部歸以二親既喪祿不及養無後仕官意退

居臨淄辨七里別墅久而已覺該洽行義高潔鄉黨化服
鄉里有爭訟者不決於有司而聽先生辨之雖凶年盜不入
其家富韓公文路公守青皆嘗致書幣蘇字辨之或武人龐莊每公出鎮
遣其子奉書召至府中禮之極厚屢以詩道之薦其行義
於朝詔以為國子四門助教州學教授東方學者爭師之卒
年九十先生余祖母長安君兄也或以宋詩前生已折桂枝來
即今世不復折桂也麻一試不第終身罷舉宋詩已識之矣
陝右魏處士野蒲中李徵君讀乃中表也俱有高節以吟
詠相善野於東郊鑿土室方丈蒞以倚竹泉流其前曰

樂天洞讀信茅齋中條之陰曰浮雲堂皆有瀟灑之致每
乘輿相過賦詩飲酒累日乃去一日讀過野曰前夕恍惚
夢若中林下有人曰行到水窮處未知天盡時即正其
悞曰盍云坐看雲起時對曰此浮雲安得起耶讀意此
必死期故來訪別還家未幾卒

史壽延一作作嘉州人以善相進京師貴人爭延之視貴賤
如一坐輒箕踞尔我人號曰史不拘又曰史我呂文靖公嘗
邀之壽延至怒閤者不用內批之閤者曰此相公宅雖侍臣
亦就客次壽延曰彼來者皆有求於相公我無求於相公相

歐陽文忠公

公自欲見我耳不閉門我竟還矣

商者走白公南門迎之壽

延杖術以遊於世無心於用舍故能自重也如此

建安黃晞慶歷中遊京師高文苦學為世稱重者書數

萬言自號贅隅子貧有守不干科舉而貌寢氣寒不自

脩飭石守道遣太學生員厚禮幣聘為學士踰垣避之

故歐陽文忠公詩曰羔雁聘黃晞之驚走隣家近臣交章

薦其道義詔授京官將以為國子司業拜命數月一夕暴

卒于景德僧舍士大夫惜之

慶歷末杜祁公告老退居南京與太子賓客致仕王洙光祿

大夫

卒于景德僧舍士大夫惜之

卿致仕畢世長兵部郎中分司朱貫尚書郎致仕馮平為

五老會吟醉相勸士大夫高之祁公以故相耆德尤為天下傾

慕兵部詩曰九老且無元老貴莫將西洛一般看五老者年皆

八十餘康寧其健相得甚歡故祁公詩曰五人四百有餘歲深

稱分會與掛冠而畢年最高時已九十餘故其詩曰非才忝

預最高年是時歐陽文忠公留守睢陽聞而慨慕借其詩

觀之用次韵卒章云聞說優遊多侶和新詩何惜借傳者一

初歐陽文忠公與趙少師同在中書嘗約還政後再相會

及告老趙自南京訪文忠公於穎上文忠公所居之西堂曰會

歐陽文忠公
公自欲見我耳不閉門我竟還矣
商者走白公南門迎之壽
延杖術以遊於世無心於用舍故能自重也如此
建安黃晞慶歷中遊京師高文苦學為世稱重者書數
萬言自號贅隅子貧有守不干科舉而貌寢氣寒不自
脩飭石守道遣太學生員厚禮幣聘為學士踰垣避之
故歐陽文忠公詩曰羔雁聘黃晞之驚走隣家近臣交章
薦其道義詔授京官將以為國子司業拜命數月一夕暴
卒于景德僧舍士大夫惜之
慶歷末杜祁公告老退居南京與太子賓客致仕王洙光祿
大夫

審申辦理至

任而多見

下也退居

生百計矣

清獻四安人

津初不避難

津京師

面御文

二都觀自

天

老仍賦詩以誌一時盛事時翰林呂學士公著方牧穎職兼

侍講及龍圖特置酒於堂宴二公文忠公親作口號有金馬

玉堂三學清風明月兩閒人之句天下傳之

治平初龍圖直學士趙公抃鎮成都有張山人者不知所居

數至李道士舍一日語李曰龍圖公位沾裝行當入覲且奉

大政矣趙聞而異之喻李令與俱來及再至李邀欲同見公

張固辭曰與公相見自有期今未可也李具以告公曰俟其

再至密令人來白當屏去導從默往見之他日又至李方遣

人白公而遽求還留之不可曰龍圖且來矣公方命駕聞其

去乃止益奇之未幾果膺台命乃奉政枋及出鎮青社熙寧

五年張遺書云當來相見公大喜語賓佐曰張山人且來矣

久之無耗至秋公奉詔再領成都方悟曰山人言未乃我當往

也故將行先寄張詩有不同參政初時入謂呂餘也學尚書

西度來謂張乘到日先生應咲我白頭猶是自立塵埃之句

富韓公熙寧四年以司空歸洛時年六十八是年司馬端明不拜

樞密副使求判西臺時年五十三公安居冲默不交世務後十

年當元豐五年文潞公留守西京慕唐白樂天九老會於是

悉聚洛中大夫賢而老自逸者韓公置酒相樂凡十二人又命

鄭英圖形妙覺僧舍各賦詩一首時人呼之曰洛陽耆英會

而司馬為之序其相叙也用各中舊俗叙齒不尚官時韓公

年七十九路公與司封郎中席字君從言皆七十七朝議大夫王尚恭

七十六太常卿趙字正南內秘書監劉字如壽凡衛州防禦使馮行已字肅百七十

五天章尚待制字王叔建中七十三朝議大夫王慎言字不疑七十二大中大夫

張問龍字景元閣直學士張盡字君實皆七十司馬字君實六十四故路公詩曰當年

尚齒何多幸十二人中第二人韓公贈路公詩曰顧我年齡雖第

一在公勲德自無雙路公再答韓公詩云惟公福祿并功德合是

人向第一人是時宣徽使王公拱辰年七十留守大名昭詩二公

預其數凡十三人

司馬溫公優游洛中不屑世務棄物我一窮通自稱曰齊物子

元豐中秋與衆令子訪親洛汭並僊過韓城抵登封憇峻極

下院趨嵩陽造崇福宮至紫霄觀尋會善寺過轅轅遽

達西洛少留廣度寺歷龍門至伊陽已訪奉先寺登萊嚴閣

觀千佛巖攝山往瞻高公真堂步潛溪還保應觀文富二

公之廣化寺拜郊陽堂下流伊水登香山到白公影堂詣黃龍

院倚石樓臨八節灘還伊口凡所徑遊發為詠歌錄叙之以

為述錄士大夫爭傳之

荆南朱昂博學有清德晚以工部侍郎乞骸骨賜謝
真宗賜坐詔留俟秋涼還荆南故吳忠贈行詩曰俗厭東
原初則奉諸官秋晚得懸車此行賜宴玉津園詩臣皆赴
坐中侍傳詔各賦詩餞行凡四十八篇獨李翰長維詩最
奇絕云清朝仙祿猶強健白首還家正太平昂弟協六退
居洛中年皆半餘時謂諸宮二疏主帥表其闕曰東西致政
坊昂堯門人謚曰止裕先生

劉孟節先生聚青州壽光人少即神放萬古好學酷嗜山
水而天資絕俗與世相齟齬故久不仕晚得一急志不去為

吏慶曆中朝廷以海上岵嶇山地震逾年不止遣使道閩安
撫使以先出名聞詔命之官先生亦不受觀青之南有冶原昔
歐冶子鑄劍之地山奇水清旁無人烟焚筒古爪氣象此絕
富韓公之鎮清也知先生久欲其間為築室泉上為待并序
以餞之曰先生已歸隱山東又物空且言先生有志於名不幸
無位不克施於時著書以見志謂先生雖隱其道與日月
燿燿相震輝其後范文正公文潞公皆優禮之欲薦之朝
廷先生悲新不取強以成其高先生少時寓居龍興僧舍
之西軒結一瓦甍靜立懷相心世事嗚呼或獨以手拍案干

嘗有侍曰儻書恨我四十年為回醉祀廟千柏司馬溫公待
話所載者是也

王稚宏肩望海川人性超逸深老易苦擊劍有慨世之志
廬禱桐山下稱溫右書生不及庶務山東賈司李冠皆尊
仰之咸平中契丹內寇舉族北俘潛入虜中訪其親累年乃
歸持諸表刻木為親焚矣山東立祠奉侍終身太守劉通
諸樵踰垣遁去其後高弁知州事范諷為通判相與就見之
李冠以待寄之曰霜臺御史新為郡棘寺廷評健下車首
謁梓桐天海士教風從此重河書晚自號贅世翁為贊

書其門曰書生王樵博命定券志無益于人道號贅世預下
地累卵名滿室中累石室操刻銘其上曰生前殺軀以虞
不備及後寄寬以備不虞後感疾即入室中掩戶乃卒命
以古劍殉葬著遊邊集三卷安邊三策說史十篇皆已散
失濟南李芝為贅世先生傳載其事治平中溫川僧文幼
募塔八即其地為滿室亦起堂祠樵文幼薄能為詩精陰

陽地理

蒲中李續處士父瑩國初為侍御史為直聲續少好學
有高志長盧中條山下以六石吟詠自樂未嘗造州縣真

宗祀汾陰詔赴行在續不赴有表稱讓云十行溫詔詩教
丹鳳銜來一片關心已被白雲留住真宗製詩以賜之時有
回郡望巽二侍年老博學躬耕不仕以稱授為業真宗
亦以一絕賜之





澠水燕談卷六

官制

唐以中官為樞密使與中尉謂之內貴果為崇政院使後唐舊
 有帶相印者今東西二院晉廢國初復置與中書為二府亦名二
 院但行東院印耳其後除授不常以檢校官充使不帶正官自
 趙普始帶節鉞自曹彬始簽書院事自石熙載始文資正官
 充使亦自熙載始知院自張士遜始以文臣知院兼使相自王欽若
 始簽書兼藩鎮自曹瑋始令官制復古而樞密之職如舊與
 三省長官通謂之執政矣



晚香齋
鍾潛氏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士田別異世俗之人使天下知朝廷尊崇孔子之意詔改衍聖公為奉聖公承爵者即除寄祿官不領他職其改遷及所給廩俸並視在官給田畝賜監書置學官以訓其子弟

故事親王女皆封郡縣主趙普以元勳諸女封郡主高懷德二女特封縣主當時禮官不言其失諫官不言其非此典禮之悞也

國初趙普為相朝廷欲用薛居正呂餘慶同政事而不欲與普齊難其名號詔問陶穀曰唐有奉知政事知樞務下宰相一等故以命居正等奉知政事並不押班不知印案唐裴寂初以僕射奉知政事郭待舉以資任後令下相一等失之遠矣其後曰之

不改迨官制更革始罷

國初州郡自置邸吏散在都下外州將吏不樂久居京師又符移行下率多稽遲或漏洩機事太平興國初起居即何保樞奏置鈐轄諸道都進奏院以革其弊人佑銅朱印一紐院即石與載舊第也起居王沂公外祖而余妻曾祖父也

國初江淮湖湘上供軍糧歲無定數景德中發運使李溥奏立年額詔歲以六百萬石為定有災即申乞減數即至今以為常國初令民田七頃納牛皮一張角一對筋四兩建隆中令供納價錢一貫五百文稅額中牛皮錢是也

下城之占民土妨其耕稼亦其中暖房止是構木結
榭非所以備不虞天聖中魏餘慶上言乞優給價值
自田除放租稅為瓦屋七間依奏

朝官每歲誕辰端午初冬賜時服止于單袍太祖訃方冬猶
賜單衣命易以夾服身是士大夫公服冬則用夾

前朝宰相朝罷賜坐以菊國大事奏議之從容賜茶而退所
謂坐而論道也其他事無小大一用熟狀擬進上親批可其奏印
以御寶謂之印畫降出宰相奉行國初范質等在相位自以前
朝舊臣不具劄子面取進止退各執所得旨同列進書以記之自

此奏西漢浸多而賜茶之禮亦寢無復坐論矣

王元之嘗言宰相于政事堂樞密於都堂同時見客不許本廳私
接議者以為是疑大臣以私也遂寢或以元之所乞為當但難其率
宰相于政事堂共見耳其後二府乞於朝退時聚廳見客以社請
謁從之卒如元之言

此大罵
二朱在
且有錄

太宗慎重刑罰淳化二年始置審刑院以覆大理奏案以近臣一
院事設詳議六人擇京朝曉律常任法寺官者為之毋奏
院上殿例得賜排仗士大夫以審刑為朝官集院

禮成駕還闕門不其勤劄之儀其制以劄為箭長
周自內抗聲曰是內未者是內人內地音曰是趙家第凡朝天子
之應曰是刑乘車以進謂之勤箭

舊制枷准三等以二十五觔二十觔為限景德初改綱提點河北路刑獄請制杖罪枷增十五觔為二等詔可其於逐為常法景德中真宗御筆六事以示近輔三日提點刑獄乃於朝臣及武臣使副中選清幹者使按點一路刑獄按舉官吏賢否後又加勸農使迄今不設廢而武臣廢置不常

京師品官之喪用侍屠沽擊鐘初無定制景德中令文武卿監武臣大將軍命婦郡夫人以上令于天清宮實擊鐘至今為例

祥符二年朝廷以京訟之繁懼有冤滯始置糾察在京刑獄司以省冗濫令知制誥周起侍御史趙湘為之凡在京師刑獄御史兩封府皆得糾之起慮抑屈者不能盡知乞許令糾察陳狀從之但不鞠獄

祥符中詔以聖祖化金寶牌各給京城寺觀及外州名山福地牌長二寸闊一寸玉清昭應宮成天尊萬壽金寶其背文曰永鎮福地勅四周皆隱起地龍之奔之狀或以絳紗囊繫函御題其上

天聖中詔每遇軍需朝臣中兄弟俱該封贈許列狀陳乞特比常例優加封叙從王子融請也

周禮卿大夫卒史於墓前賦謚祖墓之日讀以後世有司失

於申明典冊故以生故吏錫行狀子孫請謚也遂有既葬
而謚號終不及者天聖中孫志英王子融言乞臣僚薨謝不待本
家請謚在官品合加謚者並令有司舉行詔從之

宣徽使位在樞密使之下副使之上咸平初周整為宣徽使有所
避乞居其下從之遂為例

浣水遺談卷七

貢舉

國初詔諸州貢舉入郡見訖國子監謁先師迄今行之循唐例也。

蘇德祥字相禹珪之子建隆四年進士第一人登第初還鄉里太守置宴以饗之樂作伶人致語曰昔年隨侍嘗為宰相即君今日登科又是狀元先輩言雖俚俗而頗盡其實德祥孫丕有萬行少時一試禮部不中拂衣去居闕水之濱五十年不踐城市歐陽文忠公鎮青言於朝廷洵號冲退處士年八十餘卒

進士之舉至本朝尤盛而沿革不一南寶六年曰徐士產伐鼓詐訟帝御講武殿覆試覆試自此始賜詩自興國二年呂蒙正榜始賜同出身自王世則榜始賜別科出身自咸平三年陳克咨榜始唱名自雍熙二年果顯榜始彌封謄錄覆考編排皆始於

景德祥武之間海武後殿今日崇政殿也

雍熙中著作佐郎桑奭特賜進士及第詔附于興國五年第一等之下賜第附榜始于此

唐制禮部試舉人夜試以三鼓為定無名子嘲之曰三條燭盡燒殘士子之心八韻詩成咳破侍郎之口後唐長興改今夜試畫侍郎富貞固以短晷各難成文字不盡意非取士之道奏復夜試本朝引校多士率用白晝不復繼燭

太宗朝趙昌國者自陳乞應百篇舉帝親出五言四句為題云秋風雪日三花竹鶴雲烟詩酒春池兩山僧道柳泉八十字為

五篇之四題之晚僅成數篇詞意三足取六賜及第自勸學者

真宗朝錢希白賢良方正擢第慶曆中子明逸子飛彥遠子高相繼制舉登科嘉祐末蘇軾子瞻弟轍子由同年制策八等衣冠以為盛事故子高謝啟曰兩朝之間相繼者父子十年之內並進者弟兄子瞻汝以謝表曰兄弟並竊於賢科衣冠或傳為盛事而子瞻入等尤高故其謝啟曰誤玷久虛之等希白從孫滌皇祐五年登進士第是年祝書中選後一復登科舉其謝啟曰十年三第屢玷於主司一門四人無替於祖烈

咸平元年同封發解以高輔堯為首錢易次之乃有時名不得

黜薦頗不平之。上書言試題語涉談風輔堯六行以解頭讓易
六命錢若水覆考既而上以為士人多進彘不可長止令擢文行兼
者有一人為首乃以孫暨為第一輔堯次之易萬三餘如舊
祥符二年真宗東封岱岳六月放舉因舉下進士三十一人及第四年
祀汾后土於汾陰放張師德以下三十一人及第因雍熙二年狀元顯
之子師德建隆二年狀元去華之子兩家父子狀元當時士大夫榮
之甘棠魏整聞而以待賀曰封禪汾陰連歲榜狀元俱是狀元
兒

和昇公與公貞明三年薛廷珪下第十三人及第後唐長興四
年和貢與公愛范魯公質程文語范曰君文合在第二輒屈居
第十三人用傳老夫衣鉢耳時以為榮其後相繼為相當時有
贈詩者曰從此廟堂添故事登庸衣鉢亦相傳

嘉祐中蘇轍舉賢良對策極言闕失其畧云聞之道路陛下
宮中貴姬至以百數歌舞飲酒歡樂失節坐朝不聞咨謀便
殿無所顧問考官以上初無此事轍妄言欲黜之仁宗曰朕沒
制舉本待敢言之士轍不官如此且言特與科名仍令史官
編錄

非鄧公士隆以監察御史為祿科考試官以舉子有皆避親

者未願免去三司未後真宗嘉祐自後試官親戚未祿送別頭考
校至今為著令

熙寧中孔文仲舉賢良方正制策入等以忤時政不推恩孫
靖公自言制科舉徒取一日之長言之虛華不足校矧制舉本
以求直言豈可以忤而斥之邪今朝廷以文仲之言足以惑天下臣
恐天下不惑文仲之言而以文仲之黜為惑論者嘉祐七

慶曆五年仁宗臨軒賜進士第審刑詳議官祝諫侍廷中
男中甲科次男虞弟誥一壻忘其姓名皆擢第季弟許得同
出身每唱一名即稱衛是日諫五拜殿下仁宗以問正臣對以

皆子弟仁宗嘉賞之

文儒 書籍附

太宗詔盧多遜扈蒙李昉張瞻劉蕙李穆李九齡脩五
代史而蒙九齡實專筆削初以建康實錄為本蒙史筆無
法拙於叙事五代十四帝五十二年而為之六十卷其繁如此傳
事盡于紀而傳止次履歷先後與序美惡失實珠無足取
大聖中歐陽文忠公與尹師魯議令撰後師未別為五代春
秋止四千餘言簡而史法而文忠亦重脩五代史文約而事詳褒
貶去取得春秋之法遷固未流

太宗銳意文史太平興國中詔李昉扈蒙徐鉉張及等門類群書一千卷賜名太平御覽詔昉等撰集野史為太平廣記五百卷類選前代文章為一千卷曰元苑英華太宗日閱御覽三卷日事有闕暇日追補之嘗曰兩卷有益朕不以為勞也

白樂天嘗誦官江州多遊東林即今廬山寺有天祐中僧脩睦記云寺有蓮花藏之有白集七十卷傳云居易自寫同遠大師文集不許出寺廣明初高駢強取去以遺時相後四十餘年高王長史者編求善本校正錄而藏之旋之為長

史易去德多外謬真宗詔取至都下令侍臣以諸本參校繕寫付寺僧謹藏之時真宗對侍臣語及居易與元稹齊名而居易保持名節終始不易故不至相位歎惜久之真宗朝殿中丞崔頤正直講國子監以老疾不任朝請乞奉官致仕後仍為直講真宗優儒學故遂其閑逸而不罷其

職俸焉

宋字同杜臨
川人仁宗朝
丞相范仲淹
孔道輔歐
陽脩皆出
門下富弼
楊察皆其婿
晏元獻公七歲文章敏妙張文節公薦之真宗名見賜出
身後二日又召試時賦公徐曰臣嘗私為此賦不敢隱乞易題
真宗益歎異之乃易以他題

青州壽光張荷若山早依西告為學告卒不仕南師事種
放而吳道魏楚楊朴宋獬皆友也性高潔為文奇溫初高
并公仗作帝刑三篇以示放、歎曰隋唐之世假文之士罕能
及之學者翕然競傳其文及荷著過非九篇成放見之曰
在帝刑之上矣終以連蹇不遇卒子孫流落為之文散亡無
幾摺收其遺得文若詩凡一百一十五篇為三卷藏于家將
以遺荷之子孫焉

唐杜暹家書跋尾皆自題詩以戒子孫曰請俸買來手
自校子孫讀之知聖教厲及借人為不孝蘇維嶽家杜

氏書尤多所題皆完近年朝議大夫謝暉好蓄書率自校

正以二十厨貯之取杜待去一之字厨刻一字以別書部謝氏子

孫多賢令子仲子廣文孫牧皆登甲科少微嘗舉茂才

慶曆中滕子京謫守巴陵治最為天下第一政成增城岳陽

樓屬范文正公為祀祠極清麗蘇子美書石卻餘篆額三

皆一時精筆世謂之四絕云

劉原父文章敏瞻嘗直舍人院一日止封皇子心九人方下直

為之立馬却坐一揮九制成文辭典熟各得其體真天才也歐陽

文忠公聞而歎曰昔王勃一日草五王策未足尚也

子京名宗
諒卻餘丹
陽布衣第
書推言三
始女正機
嚴文陵祠
堂祀其
大祀書

字君成有新城集行也

濟川晁端友文元公之孫也沉靜清介君子人也六文辭尤長于詩常自晦匿不求人知而人亦無知之者以進士後仕二十餘年為著作佐郎以卒其子補之補之有濟川集錄詩三百六十篇求其始序之方子瞻之守杭也端友為新城令與遊三年知其君子而不知其能為詩夫以端友之父子瞻之明且好賢而又相從久猶有以不知則士之蘊文行不自求聞達卒不為世知者可勝數耶孫洙巨源博學長才初舉賢良方正奏論五十篇皆陳祖宗政事指切俗體推往駁今著見得失天下爭傳寫之目曰徑律佳不韓魏公覽而歎曰慟哭太息以論天下事今真道也

趙師民周翰博學醇德為本朝名儒尤為仁宗所眷自庶第即入學館預校讎登經筵參侍後我三十年晚以龍圖閣學士出守耀州仁宗親筆御詩以寵其行序有儒林舊德出守近藩之語後宋次道撰公碑題其額曰儒林舊德之碑世以為榮

龍昌期陵州人祥符中別注易待書論語孝經陰符道德經摛而注遊京師范雍薦之朝不用韓魏公安梅知南奏以為國子山門助教文路公又薦授校書郎備說府學明鑄再奏授太子洗馬致仕明堂後恩改殿中丞又注禮論法疏以帝王心鑑

八卦圖精義入神絕筆書所圖始心寶鑑春秋正道三教圖
通天保正名等論竹軒小集昌期談冷過人著撰雖多然不學
禠駁又好排斥先儒故為通人所罪而其書亦不行年八十九
卒子駿為誌其墓

李旼渭鄉自號谷子少師任奉古博通經史以著述為志性靜退
不樂仕進士大夫多稱之為張平崖所器少日一出廷試後隱居永
康軍白沙山後生從之學者甚眾任中正薦乞賜處士之號詔以
為試校書郎凌策又薦之召試懷宣主簿國子監說書改大理丞
知泉州惠安縣久之以先所著未成再乞國子監說書以終其業
著孔子弟子傳讚六十卷上之得為榮州秩滿以國子博士致仕
旼撰道德經疏二十卷張平崖語錄二卷谷子三十卷歌詩雜文
七十卷年九十

先北

艾穎侍郎少卿貢入京師途逢一叟謂穎曰子相其貴此去當
登第授穎書一策乃春秋左氏傳穎熟讀之禮部試鑄鼎象
物賦出而得書穎甚喜援筆立就若有相之者不可愛歎擢
甲科

五元之謫守黃州有二虎鬪一虎死食之殆米盡雞夜鳴日

官謂守土者當其咎太守宗惜其才即惜徒蘄州州者有茂陵封禪之書止期身後之語帝深異之但詔還臺未行捐館帝甚嘆惜之

初寇萊公十九擢進士第有善相者曰君相甚佳但及第太早恐不善終若功成早退庶免深禍蓋君高類盧多遜耳後果如其言

丁朱崖當政日置宴私第忽語于衆曰嘗聞江南國主鍾愛一女姿儀性徹特異于人卿等為擇佳婿頃年少美風儀有才學門第高者或曰洪州劉生為郡奉謀年方弱冠風骨秀美

大門常任貳卿博學有文可以充選國主召至見之大喜焉尚主拜駙馬都尉賜珂鏘玉出入禁園良田甲第珍寶奇玩豪舉富貴冠於一時未幾主告殂國主悲悼不勝曰吾將不復見劉生削其官一物不與遣還洪州生恍疑夢覺觸目如失丁笑曰某他日不失作劉奉謀也席中莫不笑也未幾有海上之行籍其家子孫南去何先兆之著也

吳文肅公奎將舉賢良一夕夢入魏文帝廟召升殿顧問群臣優劣公未及對帝曰韓延壽為最是夕門下鈔書吏楊開者夢公讀楊身傳翌日告公即取二傳覽之秘閣祇六

論一題乃韓延壽楊阜孰優徐公遂膺首選

王元規景仁慶歷末將赴吏部選一夕夢一人衣冠高古若術士者自訪以當授何地官期早晚書以字與之曰共時一陽體合三水既覺不悟其意及注官河南密河清主簿凡三字從水到官日正冬至

趙少師少名公禮一夕夢人持名籍有金書趙某字及與見改名緊又嘗夢通判汝州既登甲科果通判海州或以篆文校之汝與海頗相似

歙州三靈山人程惟象少逢異人授要訣退而精思其術言

人禍福壽夭多中御史馬遵應舉時尚于惟象言二十四當成名不知十年當知南方大邑仍損初妻再婚徵姓貴族皆如其言後為御史言事責宣城過儀真見惟象言不久復職定壽四十七俄復京本曹教日還臺卒年四十七呂景初自殿中御史出通判江寧府以父諱欲乞換郡惟象曰不必行別有別命果移衛州張宣徽方平問一丁百六命曰天官星符初度不當作內臣壽止五十四乃止是年除內相未拜命而卒慶歷中三發運使向傳式表抗許元問命言二月八日俱動惟許動中見喜謂動非動二月表召充省郎八月向為

省副許至八月自判官遷發運副使遷而不離也仍言許
終作兩制衆以許門庭難登進侍後賜出身遂為待制杜
杞移浙漕惟象曰此去百日三朝官供壽盡乃比部陳執古
女翰蘇伸待制滕宗諒故杞贈詩云龍驤如有神惟象於
石虎梅瑞墨閣士大夫多留詩其上

韓存寶本西羌熟戶少負才勇喜功名立戰功年未四
十為四方館使任原提管一日郡僚僧像渭州僧舍或為其
色不類令以粉筆塗其面將別圖視未及促詔赴闕命
經制戎盧賊寇入覩其無首咸以為不祥明年存寶果以

奏功不實伏誅

馮公名京江
夏人少年及
弟張亮佐
方扶厥
勢欲妻以
女曰上意
中言持酒
核倉具至
馮都一累
官樞密持
正不河後
之商

馮當世少孤寓武昌能飲不羈一夕醉卧郊外溪邊有漁
者罷漁艤舟困眠有人叱之曰馮侍中在此安得不避漁者
驚起步自岸上衣冠熟睡中問詢之知為馮也即拜曰秀
才他日貴顯幸勿忘具以夢告目請以舟中以避風露馮
恐至曉與共載入郡其後馮貴便訪漁者不復見
慶曆末武昌陽傳為余言楊寘番賢少聰既長文辭學
行為天下所稱十九游太學補試進冠諸生後試國學禮
部殿前皆為天下第一得將作監丞通判魏以未行一母

百髮衰毀致疾度必死曰友人共天考先帝夢我於首山人龍
首蓋言四為首首山人無位之祿也我必死矣後數日果終
年三十一天下痛惜之

王猷酸東人天聖末累舉未第一夕夢紫衣吏召至一宮
闈守衛甚盛揖入升廳對拜者紫衣吏帶年三十許禮貌
甚恭既坐詞甚遜嘗見後私記其年月猷以同於場屋冬之
惟是五舉得同出身登仕又二十餘年且七十始為尚書
員外即將乞身以去故人或止之會英廟入繼為皇子近且
薦公為宮僚赴皇于位門南守衛宛如夢中反升廳拜

揖則衣冠儀貌亦與夢中無異歸視篋中所記乃英廟所生時
日也侍讀宮邸未及期年英廟即位遂登侍從吳文肅嘗對
余言余天聖末方為長垣王簿與猷友善故聞之詳

進士李某者久未第一日訊命日者曰君遇三韓即發祿李乃
編褐貴人韓姓者真蒙推轂而卒與河老元豐丁朝廷諸從
高麗有與李故人者奏名同往至其國考其籍乃古三韓之
地也後還賜出身果符日者之言

本有此乃陳州崔度為安原
所殿歸得出任耳十七字

孫莘老初為太平令有呂同者學於莘一夕夢祇南宮中為選
文主孫也亦緋魚覺以告莘曰子學已充科不日取高第而

某方仕州縣何事文衡况未出主文服耶與之初呂以禮
部試孫以記注知諫院同心貢舉呂大喜謂必在高等倂
被黜大悵恨自放江湖無復仕宦之元豐初呂以五舉免解
二并赴禮部孫以秘書少監知舉尚衣五品昭榜出已預薦
及贊謝孫廳事侍執宛如平昔之夢

皇祐二年陳珙知邕州冬至日珙旦坐廳中候失方集有白
虹貫庭自天屬地明年五月龍關於城南江中馳逐注卷久
之江水暴漲未幾儂智高陷二廣前此陶弼以詩貽楊岐請
為備云虹頭穿府署龍角隔城門也

元豐中汶上吳述一夕夢奏事殿中見御座前揭一碑落金大
書黃裳二字意必貴兆也自改名黃裳明年御前唱進士策高
劔黃裳為天下第一

王彥祖初名元宗慶歷二年方勝寇廷祚應天以文賦罷寢
旅舍一人告之曰子今年未當第第病且不平且貢之曰子未
嘗見余程文又未始知余生日何從而知不中第廿八人笑曰君不中選
賦題六字在下君當三中選皆然今題一天字在上第二字是已知其
未也及唱名果不預選次舉春試不利于禮部八月再預廷試蓋
軫象天地賦又復黜至皇祐五年免解赴禮部前臥疾因夢

三一大府見二人巨鯨求生平祿命二人笑不答再四來年得美
其人指面前池水曰行此水頭分流世即登第覺以為無此理而
池水不能分流決無中第望矣久之不悟即更名洛以符水合
之北及試禮部嚴父莫大於配天賦正試圖正五年大辟中高選
其後召試學士院又賦明王謹於事天得帖名職皆於前北

元祐四年夏余初至河東一日與郡僚旅見程利公亞夫孫曰魯
府中角聲不和應在太守時蒲資政方到未幾王震待利自同
復鎮蒲七日俱丁母夫人夏去至九月中孫復語郡官曰角聲
不和尤甚前日尋報蒲中行龍圖自襄移蒲十月到官明年

春病卒其驗如此不知其何術也

成都進南博極群書而不求榮利簡靜冲退好脩身之術日
遊大慈寺博訪異聞以廣所學久之為蜀中士大夫所慕文同
與可尤重之目曰大慈仙治平三年上巳夜有人滿其戶閉東
燭視之一隻白髮布裘酣寢戶外閉以之使去行且語曰
予正月聖人嘗出兩意其狂醉不以為怪視時處一燒餅一菜
帖逐之已不見與可取餅菜以去明年正月神宗嗣位
蜀人任价温如晚寓宣州時宅一夕夢一山叟貽詩曰故園路
遙歸去來价和之曰春風天遠如王不盡既覺有笑曰吾夢矣

荆史館太宗謂宰相曰... 皓月借蘆花宿東林... 王元之謫黃州... 別於閣門曰天命使公屢出... 謝之云惟有南宮... 元之初知荆... 后不宣... 三黜賦以自述... 今將金榜諸生送於郊上... 孫何曰為我多謝蘇易簡云假行相送我何榮老鶴乘軒愧谷鶯三八承明不知舉看人門下放諸生

孫何曰為我多謝蘇易簡云假行相送我何榮老鶴乘軒愧谷鶯三八承明不知舉看人門下放諸生

楊文公初為光祿丞太宗頗愛其才一日後苑賞花... 不得預以詩貽請館閣云南插宮花滿北江... 瞳蓬萊咫尺無由到始信仙凡迥不同... 詰有司何以不台左右以未帖職例不得預即命直隸賢院

免謝令預晚宴時以為榮

唐韓吏部序侯喜劉師復與道士軒轅彌明石鼎聯句其

事頗怪編明詞相繼遠甚世以為非神則仙皆非人思... 當年下第時上即令赴京自是枝冠下音與

到孫洪公公為曰退之語蓋其詞之激刺慮為人所知故假以神其事

夏文莊公景初侍其父監通州狼山監場渡口待曰渡口之稀豔翠烟登臨尤喜夕陽天殘雲右倚維揚樹遠水難回建業船山引亂猿啼古寺雷驅甘雨過甯曰亦應死矣無歸客江上鱸魚不值錢時年十七後之題待無以共不識者以為甘丙過甯田雖有為霖之志而竹無濟物之澤

陳文惠公克佐端拱元年程宿下及第同年二十八人時公兄弟俱未仕父省華尚為小官家極貧魏野以詩賀之曰放人少處

先登第舉族貧時已受官

王文正公魯李文正公迪咸平中正德間相繼狀元及第其後更踐政府及罷相鎮青又為文承故文正送文正移鎮流涕待有錦標奪得曹相繼金鼎調時六踐更之曰六不并土見畜君再見會稽童飯我何榮孟文定再鎮之而曰社文正鄉里也

慶曆中歐陽文忠公謫守滁州有琅琊幽谷山川奇麗鳴泉飛瀑蒼岩環珮公臨聽忘歸僧智仙作亭其上公刻石為記以遺州人既去十年大常博士沈遵之奇之士南而往遊其山水秀絕以琴寫其聲為醉翁吟美其宮聲三疊後會公河觀

遊援琴作一公歌以遺導其去醉翁引以叙其事然調不主
聲為和琴者不借後三十餘年公亮導亦及其後廬山道人
崔雨導客也妙于琴理常恨此曲無詞乃譜其聲請於東
坡居士予瞻以補其闕然後聲詞皆備遂為琴中絕妙好事
者爭傳其詞曰琅然清圓誰彈響一空一無言自有醉翁知
其天月明風露消一人未眠荷蕢過山行可心哉此後第二
聲同 醉翁啼啞聲和流泉醉翁去後空有朝吟夜怨山有時
而童顛水有時而田開思翁每歲年翁今為飛仙此意在人
尚試聽徽外兩三弦方其補詞用為依其聲居士倚為玩頃

刻而就無兩點竄導之于為比邱號本覺真禪師居士書
以與之云二水同器有不相入二琴同手有不相應沈君信琴
琴而與泉合居士從筆作詞而與琴合此必有真同者矣
海陵西溪鹽場和文靖公嘗官於此手植此竹一本有待刻石
後范文正公亦嘗臨蒞後題一飽陽和不把地海角六逢春憶得
上林色相看如故人後人以二公詩筆故藝神極多而花亦為人貴重
復以朱闌不忍採折歲久茂盛枝覆數丈每歲花開數百朵為
海濱之奇觀

范魯公之於公孫有學術登中於人以公輔器之王涓公且妻

以息女令孫尊為登覽詩曰孤雲不為雨盡日却歸山嶽者以
為不極進用之兆令孫官止右止言下未五十卒士大夫哀而惜之
青州布衣張在火能文尤精于詩奇處不遇老死場屋嘗題
興龍寺老柏院詩云南隣北舍牡丹開年少英雄日外回惟有
君家老柏樹春風來似不曾來大為人傳誦文階公皇祐中鎮
青嶺老柏院訪在可題字已漫滅公惜其不傳為大書於西
廊之壁後三十餘年當元豐癸亥東平畢仲甫將梓見公於
洛下公誦其詩為畢往觀畢至青訪其故處壁已圯毀不可
得為刻於天宮石柱又刊其故所題之處

蘇子美慶歷末滴居姑蘇以詩自於一日觀魚滄浪亭有詩
云我嗟不及游魚樂虛作人間半世人識者以為不祥未幾果卒
年四十一士大夫嗟惜之

僕人杜默師雄少逸才尤長於歌篇師事三石道作三豪詩以
遺之稱默為歌家石石卿待豪三并三豪而三并亦有詩曰
贈子三豪篇而我濫一名默久不第落魄不獨人復名節屢以
私干歐公稍異之默怨憤作桃花付以風由是士大夫薄其

鄭獬字毅為人

夫安陸人皇祐五年進士鄭毅夫詩心賦放晚年為兩淮曰老火燒空未肯休忽驚快
第一省須溪集行世

兩破新秋山色濼淡白日下只在楚江南岸頭未發自抗
移青道病泊舟高郵亭下乃卒且何自讖之明

趙宋度青州人名犯太祖諱上字清素三年進士第六人及第能
詩有觀光集傳於世頗有佳句嘗為劉崇於客及崇僭位
拜偽相後與崇不和出守嵐州及太祖征山東文惠以城歸國
拜華州節度使後目鄣禮移鎮耀州文惠其鄉人曰聖
立覃息編九核碧油江旆出園未鄉中父老如相問十五年
前趙秀才余姑之夫晉卿文度孫也其待尚在
二舅卿天聖寶元間以歌待素於一時嘗於平陽作代意

七可師魯一篇涵意深美曰十年一夢花空委依舊何山損柏
李雁聲北去燕西飛高梅日暮春風裏

天色無情淡如水

卿死後故人闕詠夢易卿曰延年平生作詩多矣獨嘗自以為
平陽代意一首最為得意而世人罕知之今人以詩感傳於世
在永言爾詠覺增廣其詞隱度以速神引聲韻于是天下爭
歌之他日復夢易卿謝詠之字永言

李淑守鄭州題周少主陵曰美報亭車晚鼓催不知門外倒
戈回荒墳野龍傳三尺剛道房以半仗來時陳文惠亮賦奉

詔為其志也。言元佐好為小詞，而有奇句，陳之諸子請易之，
泚不從，乃言其待滂太祖落泚侍讀學士。

祥符中有劉侁者，久困選調，為陝州司法，奉軍慮慎，至貧及
罷官，無以為歸計，賣所乘馬，辦裝跨驢，以歸魏。楚以待贈行
云：誰似甘棠劉法掾，來時乘馬去騎驢。夫豈真宗祀汾陰過
陝，宿在楚，楚行在楚，避不奉詔，上遣中使就楚家索其所著
得贈侁，待上款賞久之。語宰臣曰：小官中有產賸，負如此者，使名之
侁方為江南幕吏，至以為京官，知青州博興縣，後有差除，上曰
：河如劉侁者，可矣。未數年，遷主客郎中，三司戶部郎官，真

宗之獎拔，庶史如此，然由野詩發之也。

僕人李植成伯與張績禹功師祖，徒石守道為門人，高第歐
陽文忠公讀祖徒待云：常績最高弟，實際各名科。成伯也，名常。

嘉祐中，詔舉天下行義之士，發遣詣闕。以伯首被此舉，詔書
方下而卒。士大夫惜之，時禹功居南宮，前年數日以待寄禹功，
其末句云：野堂吹落讀殘書，禹功怪其語不祥，亟往訪之，未
至，僕成伯已卒。野堂成伯讀書處也。

王元之在翰林，太宗恩遇極厚，嘗侍宴瓊林，獨召至御榻，
顧問，帝嘗宰相曰：王某文章冠絕當代，吳日垂名不朽，元之

有詩曰瓊林待宴金口獨襄揚

范文正公未免乳喪其父隨母嫁涪川長山朱氏既冠文章過人試為南宮第一人遂擢第仕宦四十年晚鎮青西望故居僦百餘里以待寄其鄉人曰長白一寒儒登禁三紀餘百花春滿地二麥雨隨車鼓吹前迎道烟霞肯羨廬鄉人莫相羨歎 苦待書

張芸叟奉使大遼宿州館中有題子瞻老人行於壁者聞范陽舊肆六刻不瞻待數十篇謂大蘇小集子瞻才名重當代亦至東唐二爰敬如此芸叟題其後曰誰題佳句到此都嗟

昔胡兒問大蘇

書畫

唐劉忠州晏重脩禹廟碑崔巨文跋李展書劉當世顯人兩化書及書碑者宜皆知名士矧巨之文李展之書有過人者而其名不著於世何也景祐中周膳字越流二內發運判官始以墨本傳京師越書為當時所重以是李展書亦為人可愛後屯田左員外瑾慮其刻闕搗字以覆其碑而模刻于他石以廣其傳焉李展書刻石者少有洛初祀多心任不著姓氏驗其書書李展書也

太宗朝有書法學右軍書深得其法侍書翰林帝聽
政之餘留心筆札教遣內侍持書百示著之對如初或詢其
意著曰書固佳矣若遽稱善惡帝不復用意其後帝筆
法精絕超越前古世以為由著之規益也

營邱李成字咸熙嘉祐不羈喜畫善於為歌詩尤妙
畫山水樞密使王朴与之友善為乞京師將以處士
薦之會朴卒乾德中陳守大司農衛融以鄉里之舊延
之郡齋日恣飲竟死於酒于覺仕至國子博士直史館贈
文為光祿寺丞美於後漢之魏陵宗翰長白為之德成

畫平遠寒林前人所未嘗為氣韻清洒烟林清曠其勢
綽脫墨法精絕高妙入神古今一人真畫家百世師也雖若
王維李思訓之徒亦不可同日而語其後燕貴翟院深許道
寧輩亦僅得一體語全則遠矣考白與成同時人又與成子
覺並列史館其不紀宜且不安不知久思公何以據也正當以
為定翟院深營邱伶人師李成山水頗得其體一日府宴張
樂院深將擊鼓為節忽停搥仰視鼓聲不續左右驚
愕太守召問之對曰適樂作次有孤雲橫飛淡佇可愛意
欲圖寫疑忠公不知鼓聲之六節也太守笑而釋之

北都臨清城北之舍僧寺東一古殿皆吳生畫佛像旁有
題記類褚河南筆法國朝已來奉使大遼者道出寺下
例往觀之題名府板或剔取三像今且盡

歐陽文忠公文章道義天下宗師凡世俗所嗜一無留意獨
好古石刻自岐陽石鼓函山鄒嶧之篆石及漢魏以來碑刻
山崖之石若破塚莫不皆取以為集古錄目其石本軸而
藏之備其大要別錄目并載可以正史學之闕謬者以傳
後學跋尾多公自題復為之序請蔡君謨書之真一代之
絕筆也公之守高也余主蒙城簿嘗得閱之

二堂北壁有毗陵董羽畫水波濤若動見者駭目咸以其
下稍壞學士蘇易簡受命知舉將入南宮語學士韓公擇
名筆完補之不呼巧者場其下以朱園獲之蘇出院以是
悵惜已

陳文惠公善八分書亦及古今之法自成一家雖點畫肥重
而筆勁健能為方大字謂之堆墨目為八分凡天下名勝
處碑刻題榜多公親迹世或效之皆莫能盡

祥符中丁晉公去典金陵真宗以表安卧雪紈賜之真古
妙手或言同時筆迹莫可辨至金陵擇城之西南隅曠地

玉清千里秦

淮在玉壘江

山清碧北吳

新第人已

仙舟天鶴

舊無難尋

卧雪園中

宋年去京

國蕭華

髮老江胡

歿不

陰陰

味西風

產

之地建賞心亭中設巨屏四置圖其上逆為金陵奇觀歲

久頗失度復獲德素敗裂稍為好事者竊去嘉祐中王君

王出守郡首循觀之惜其剽取已盡嗟之六久作詩題其

旁曰昔人已化遼天鶴往事難尋卧雪圖

皇祐中仁宗命待詔高克明草畫三朝聖迹一百事人物

俛首小宮殿山川車馬儀衛咸具詔學士李淑等撰次序

積為十卷曰三朝訓鑑圖鏤版印賜大臣宗室

保塞軍東北數里曰路曠一小寺殿後照壁舊有畫水以傳

一取僧繇筆勢若搖動真名手也熙寧中地震壁壞好事

此石或取一二段藏去今無復可見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OF TAIWAN

浥水燕談卷九

幸誌

開寶、平嶺表擇廣州內臣聰慧者滋十人於教坊習樂名
簫韶部改曰雲韶部賜宴則用之太平興國中擇軍中善
樂者名曰引龍直遊幸騎而導駕後曰鈞容直取鈞天樂
之義也

太宗朝府州折御卿貢馬特異格不甚高而日行千里口
旁有碧紋如雲霞目曰玳碧雲霞上征太原往來乘之上

下山鎖如履平地。上則屋前足下則屋後足。上下如坐安輿。不知降登高下之勞。園人供芻粟或少。偃則嘶鳴奮躍。豎齒不已。此尤異他馬也。上崩悲鳴不食。骨立人不忍視。真宗遣從靈駕至永熙陵。乃斃。詔與桃花犬同坎瘞。

洛陽至京六驛。舊未嘗進花。李文定公始以花進。歲差府校一人。乘驛馬晝夜馳至京師。所進止姚黃魏紫三四朵。用菜葉實籠中。藉覆上下。使馬不動搖。六所以禦日氣。又以蠟封花蒂。可數日不落。至今歲貢不絕。

荆山有花類海棠。而枝長花尤密。惜其不香。無子。既南業

碩麻身。娜如曳錦帶。故淮南人以錦帶目之。王元之以其花裡命之曰海仙。有詩曰：春憎芍藥。霜教無子。天與妖嬈。不與香。又曰：錦帶為名早。且俗為君。呼作海仙花。

萊公之死雷州。喪還過荆南。公安縣民懷公德。以竹枝插地。挂物為祭。焚之後。土筆成林。以為神。曰為公立祠。目其竹為相公竹。三樂道為記。刊石。夫。回。而。之。有詩曰：已枯對竹鉤。私被既及賢。公帝念深。仆亦偃。未如不起。至今誰識大忠。心。萊公初及第。知歸州。巴東縣。手植。雙相。于庭。至今民愛之。以比甘棠。謂之萊公相焉。

南唐後主留意筆札所用澄心堂紙李廷珪墨龍尾石研
三物為天下之冠自李氏之亡龍尾石不復出嘉祐中校理
錢仙芝知歙州訪得其石乃大溪也李氏嘗患溪不可入斷
其石流使由他道李氏亡居民苦其溪之阻遂導之如昔
石乃絕仙芝乃移溪還故道石乃流出遂占端溪並行甫
陽蔡心模評為第一

李超易水人唐末與其子廷珪渡江至歙州以其地多美石
因留居以墨名家本姓奚江南賜姓李氏珪或為邽珪弟
廷寬男承宴承宴男用皆有聞易水江南又有朱君德

崇詢紫成務李文遠張遇陳瓚著名當時其制有鈕者
圓餅拙墨進頁墨供堂墨其面多作蛟龍其幕有宣府
字或六云宣或著姓氏或別州府今人向已少傳者仁宗嘉祐
中宴近臣於殿嘗以墨賜之其文曰新安香墨其後翰林
諸君承賜者皆廷珪受眷龍樣尤為佳品

咸平中陳文惠公謫官潮州時州人張氏濯于江邊為鱷
魚食之公曰昔韓吏部以文投惡溪鱷魚為吏部遠徙
今鱷魚既食人則不可赦矣乃命吏督漁者緝而得之鳴鼓
告其罪戮之于市圖其形為鱷質至今多傳之鱷大者數

丈或元黃或蒼白似龍而無角類蛇而有足睥目利齒見者駭走卵出山谷間大率為鱉者十二三或為鼈或為鼉也喜食人畜其食必以尾卷去如象任鼻也

河中舜泉坊二井相通匿空旁者也祥符中真宗祀汾陰駐蹕蒲中車駕臨觀賜名孝廣泉并以其坊御製讚紀之蒲湖河地肉泉醜獨此泉甘美世以為吳

亳州法相禪院矮檜高總數尺偃亞蟠屈枝葉繁茂不可面狀唐大中末年李待石記云圓蔭三丈餘距今又百餘年廣袤五六丈為一郡之珍玩士人目其寺曰矮栝真宗祀

老子嘗駐其下今御榻尚在故陸子履詩云先皇玉座親臨地老子於今第依然

建茶盛於江南近歲制作尤為精絕龍團茶最為上品一觔八餅慶歷中蔡君謨為福建運使始造小團以充歲貢一觔二十餅所謂上品龍茶者也仁宗尤取珍惜雖宰臣未嘗輒賜唯郊禮致齋之夕兩府各四人共賜一餅宮人翦金為龍鳳花貼其上八人各蓄之以為奇玩不敢自試有佳客出而傳玩歐陽文忠公云茶為物之至精而小團又其精者也嘉祐中小團初出時也今小團

易得何至如此多貴

通以狼山廣教寺在唐為慈航院在江中山上昔人有
詩曰飛來靈鷲巖化作寶陀山前後乃江海相接處
舟出二水間水滿碍石率多覆溺者昔有僧率其徒
相以獲之舟無觸石之患故有慈航之名近年江水南徙
之前後皆陸後人又有詩曰昔年船危浪今日馬蹄痕
皆紀實也

慶曆四年貝州卒王則據城叛詔明鎬加討久無功參
知政事文彥博請行仁宗欣然遣之且曰貝字加文為

敗卿必擒則矣未逾月而拉闌詔拜平章事曲赦河北
改貝州為息州

揚州瓊花天下
下止一株士大夫
夫作亭其側
名曰無雙德
祐云夫北師
至花遂不榮
趙深固矣
有他句名
擅多雙氣
自以忍將一
死報氣
他年吾若
倚花史合
相傳瓊
如列女中
揚州后土廟有瓊花一株潔白可愛歲久木大而花繁
俗目為瓊花不知寔何木也世以為天下無之惟此一株
孫冕使訪之山中甚多但歲若樵斧野燒故木不得大而
花不同能盛不為人貴孫傷之作詩云可憐遐地產常
仕燎原灰近歲京師人或云乃李文饒所賦王莖也
長安故都多碑石景祐初莊獻太后遣中使建塔城中
姜遵知永興盡力于塔材漢唐公卿墓石十七八九

楊大年後苑叙五行德金石危事宗有國百餘年長
安理刻再危矣惜哉

契丹國產毗狸形類大鼠而足短極肥其國以為殊味
穴地取之以供國主之膳自公相下不可得而嘗嘗以羊
乳飼之頃年虜使常携至京烹以進御今朝臣奉使
其國者皆得嘗之然中國人亦不嗜其味

唐李衛公曰雒州土蕃得之號曰無憂城景祐中或以
其與雒州名相亂郵置文字率多往來沉滯乞改其名
仁宗曰此足以威西域乃改曰威州

淄州淄川縣梓桐山石門洞有石曰青金色青黑相雜其
文如銅屑或云即自然銅也理細密范文正公早居長白
山往來于此常見其石皇祐末公知青遣石工取以為研
極發墨頗類歛石今東方人多用之或曰范公石然不耐
久則斷裂

青州城西南皆山中貫洋水限為二城先時跨水植柱為
橋每至六七月間山水暴漲水與柱鬪率常壞橋州以
為患明道中夏英公守青思有以捍之會得穿城廢
卒有智思疊巨石固其岸取大木數十相貫架為飛

樹無柱至今五十年橋不壞慶歷中陳希亮守宿以汴橋壞悉嘗損官舟害人命乃法青州可作飛橋至今沿汴皆飛橋為往來之利俗曰虹橋

慶歷中洪州江岸崩得謝朓撰并書宋海陵王墓銘石朓文固奇而書亦有法類鍾繇書石入沈括家十餘年為夏元昫匿之今不知所在

皇祐中范文正公鎮青興龍僧舍西南洋溪中有醴泉湧出公稱一尊泉上刻石記之其後青人思公之德自之曰范公泉環泉古木蒙叢歷迹不到去市塵絕數百

按泉在府城西今醫家以此丸葉孤青刊白之子

步而如在深山中自是幽人逋客往賦詩鳴琴烹茶其上日光玲瓏珍禽上下真物外之遊侶非人間世也歐陽文忠公劉翰林貢父及諸名公多賦詩刻石而文忠公及張禹功蘇唐卿篆石榜之亭中最為營邱佳處元祐中青守以其地與王氏為水磴稍復完葺

華陽楊褒好古博物家雖貧尤好書畫奇玩充寔中索家姬數人布帛糲食而歌舞妙絕故歐陽公贈之詩曰三脚木林坐調曲蓋言褒之貧也褒皇祐中宿華州西陰寺夜蘭燈滅于窗中見光燦然旦起視之石也詢寺僧云西華漢平最勝處

郡僚燕慕之地故以石鎮內耳至夜廢移至別地光復在焉意其
隱玉因求得之輦至都下使玉工視之以為造刻之得玉徑數寸
溫潤絕美光彩燦然工人驚異曰至寶也今王府未有其比會
朝廷求良玉琢鎮國寶褒曰獻之遂為璽鎮國衛州軍
額朝廷以名與璽同乃改曰鎮潼軍此六吳也余非文博士為
華州幕官故知其詳或以為璽可獻為璧未知孰是
洛陽牡丹歲久蟲蝨則花凋稍小園戶以硫黃簪其穴蟲死
花復盛大其園戶相妬則以烏賊魚骨刺花樹皮中花必死
士盡牡丹忌此魚耳

司馬溫公既居洛每對客賦詩佚文或板壺以娛賓公以舊
格不合意義更定新格以為頌邪險波不足為善而舊尚反
以為奇多與之笑如倚竿帶劍之類今皆廢其美以四刻之顛
倒反覆惡之大者奈何以為上如倒中之類今當盡廢壺中笑
以明逆順大抵以精密者為上偶中者四為下使夫用棧微幸者
無所措手此足以見公之志雖宴嬉戲謔之間亦不忘于正也

唐彥猷清簡寡慾不以世務為意公退一室蕭然終日默坐
惟吟詩臨書煮茶試墨以此度日嘉祐中守青社得絳石於
黑山琢以為研其理如黃相參文如林木或如月暈或如峰

或如雲霞花卉石自有膏潤長墨色覆之以匣數日不乾彥
猷作研錄品為第一以為自得此石端溪龍尾皆置不視矣
秦武公作羽陽宮在鳳翔寶雞縣界歲久不知究知其處元
祐六年正月直縣門之東百步居民權氏濬池得古甌瓦五皆
破其一獨完面徑四寸四分面上隱起山字曰羽陽千歲篆字
隨勢為之不取方正始知即羽陽舊址也其地北負高原南臨
渭水前對群峯形勢雄壯真勝地也武公之初年距今千有七
百八十八年矣吳武功游景林方德秦鳳刑獄募刊于石置
之岐陽憲臺之瑞豐亭以貽好事者

李德博太祖朝名將也在汾晉二十餘年大小百餘戰未嘗少衄
每巡邊老幼望拜呼以為父晚治第於道德坊中為小園購花
木竹石植之頗與朝士大夫遊久之以從弟謙所昇女適皇子陳
王貧無以資用質於宋延億後其子正為通事舍人侍太宗
問曰爾父力邊三十年止餘一第忍屬他姓正具所以對太宗
即遣中使出內府錢付延億贖還王禹偁作記美其事名三
亭曰克家肯構宰相果士安而下及詩名公賦詩記述自成一
編

秀州祥符院僧知和蓄一古琴以徽碧石細紋軫製作精

巧音韻清越中刊李陽水篆三十九字其畧云南海夷島產木名伽羅文橫銀屑其堅如石遂用作此臨岳沈括筆談朱長文琴譜著此琴即唐相沂公李勉所製御音泉之名見李勉傳元祐末和死州將以其琴匣送尚書禮部符太常帳長一作管好聿者時鼓之

錢唐沈振蓄一琴名水清腹有晉陵子銘云卓哉斯器衆惟至正音清韻古月澄風勁三餘神爽泛絕穢靜雪夜敲冰霜天聲穆陰陽潛感否臧前鏡人其審之豈獨知政後書大歷三年三月三日上底蜀郡雷氏斷鳳洛內書貞元十一年七

月八日再脩士雄記聲極清實山 陳聖與名知琴少在錢塘從振借琴酷愛之後三十年聖與官太常令振姪孫述鬻水清索百千不售述卒其妻得二十千鬻于僧清道轉落于太乙道士楊英久之聖與以五十千購得極珍秘之或以晉陵子杜牧之道號篆法類李義山筆六莫可辨又不知士雄何人也

釋普明齊州人久止靈岳晚遊五臺得風疾眉髮皆墮百骸腐潰哀號苦楚人不忍聞忽有異人教服長松明不滅之復告曰長松生古松下取根餌之皮色似齊芫長三五寸味微苦類人參清香可愛無毒服之益人兼解諸毒明採服不

旬日髮復生顏貌如故今并代向土人多以長松參甘草乾菜
為湯殊佳然本草及諸方書並不著獨釋惠祥作清涼傳始
叙之然失於怪誕

元祐中上元駕幸迎祥池宴從臣教坊伶人以先聖為戲刑部
侍郎孔宗翰奏唐文宗時嘗有為此戲者詔斥去之今聖若
宴犒群臣豈宜尚容有此詔付檢官置於理或曰此細事何足
言孔曰非爾不知天子春秋鼎盛方且尊德樂道而賤伎乃尔震
慢縱而不治豈不累聖德乎聞者慙服

椰子生安南及海外諸國木如椶櫚大者高百餘尺花白如干

葉芙蓉一本花不過三五朵其大如斗至差小外有黃毛軟皮中
有殼正類椶櫚故有人為詩曰百果之中爾爾珍椶櫚應是汝
元孫沈佺期亦有題曰叢生彫胡首圓實椶櫚身殼止有二
穴芽出穴中殼內類菜菔皮味苦肉極甘脆蠻人甚珍之中
有潘大者一二升蠻人謂之椰子酒飲之得醉交州記以為漿
者是也治消渴瘧監髮立黑皮煮汁止血療吐逆肉益氣
生風

蜀雖阻劍州之險而郡縣無城池之固民性懦弱俗尚文學而世
以為蜀人好亂殊不知公孫述及劉闢王建孟知祥輩率非土

人皆曰英雄乘中國多事盜據一方耳本朝王小波李順王均
輩嘯聚西蜀蓋朝廷初平孟氏蜀之帑藏盡歸宗師其後言
利者多述功利置博易務禁私市商賈不利蜀民不足故小
波得以激怒其人曰吾疾貧富不均今為汝均之貧者附之益
衆向使無加稅之苦得補良極後之安有此亂古人云與其蓄
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聚斂之為害也如此可不戒歟均則奉神
衛卒校蓋趙匡順怨鈐轄符昭壽推均為帥尔

犀之類不一生芑管之內及交趾者角紋如麻實綠少溫潤
來自拍上生大食者紋如茱萸理潤而倒光采瑩徹甚類犬
單若傅以膏甚有花紋而尤異者曰通天犀或如日星或如
雲月或如葩花或如山水或飛走或龍魚或成神仙或成宮殿
至有衣冠眉目杖履毛羽鱗角完具若繪畫然為世所貴其
價不貲莫知其所以然也或以為犀愛一物玩之久則物形潛
入角中是只不可以理推者其紋有正插者有腰鼓插者其類
不一方其未解也雖海外人亦不知其為異也故波斯以象牙為白
暗犀角為黑暗以其難別識也犀之有通天紋者自顧其影
則怖嘗飲濁水不欲照見其角也海人之取犀也多於山麓植
木如列石棧久則木朽犀前足短止則依木而立朽折犀倒不

能自起曰格殺之犀歲之退角踣土埋僻處海人偵知以木角
易取之西域謂犀為竭如角為毗沙拏言一角也

柳三寶景祐末登進士第少有俊才尤精樂章後以疾更名
永字者卿皇祐中久困選調入內都知史某愛其才而憐其
潦倒會教坊進新曲醉蓬萊時司天臺奏老人星現史某
極薦之仁宗大悅

澠水燕談卷十

原本九卷
此從商本

雜錄 凡三十五事

唐太宗問一行世數禪師製葉子格進之葉子言二十世李

也當時士大夫燕集皆為之其後有柴氏趙氏其格不一蜀人
仁鶴格為貴禁中則以花露為宗近世職方員外郎曾谷
損益舊本撰舊觀新格尤為詳密其法用隔骰子六隻厚
牙師子十事自盆帖而下分十五門各有說凡名彩二百四
七逸彩二百四十七摠四百七十四彩余家有其格而世無能為
者

周顯德中許京城民居起樓閣大將軍周景威先於宋門
內臨汴水建樓十三間世宗嘉之以手詔獎諭景威雖奉詔豈
所以規利也今所謂十三間樓子者是也景威子瑩國初為樞

密使

劉錡
分州人

陶穀姓唐，宰相莒公儉之後，祖彥謙，有詩名，號鹿門先生。穀避晉祖名，改姓陶。後歷事累朝，不復還本土。大夫說之，劉錡據嶺南，置兵八千人，專以採珠為事。日媚川都，每以心碎其足入海，至五七百人溺而死者，相屬也。久之，珠光積內庫，所居殿宇，梁棟簾箔，率以珠為飾，窮極華麗。後王師一火而燼，藝祖廢媚川，黜其壯者為軍老，老者放歸田里，仍給百姓，不得以採珠為業。于是俗知務農矣。

建隆中南都一夕星隕如雨，或大或小，光采熒然，未至地而滅。京祐初，忻州夜中星隕極多，明日視之，皆石。今忻民猶有畜之者，乃知公羊傳以雨星不及地而復，其說得之。左氏以為如雨，而言與雨偕非也。

幽薊八州陷北虜，幾二百年，其間英主賢臣，欲圖收復，功垂成而輒廢者三矣。此豪杰之士，每嘆嗟而痛惜。初，周世宗既下關南，欲乘勝進攻幽州。將行，夜中疾作，乃止。藝祖貯財別庫，欲事攻取，會上仙，乃寢。柳仲塗守寧邊，今博野也。徒客白萬德使說其首豪，將納質，寧折會以為內應，掩其不備，疾趨直取幽州。會仲塗他從，河朔之人迄今為憾。

國初有三彥升者本市井販鹽人及壯從軍累立戰功官至
防禦使性極殘忍俘獲戎人則置酒宴飲引胡人以手搯其
耳對客咀嚼徐引卮酒戎人血流被面彥升笑語自若前後
噉數十百人亦可怪也

開寶中鄱陵許永為鄆州盧縣尉自言七十五歲其父墳
年九十九長兄年八十一次兄年七十七藝祖台瓊問李唐事
對尤詳賜以衣幣鞍馬父子俱享高壽世罕有也

盧丞相多遜滴死朱崖旅殞海上天慶觀道士陳惟一衣蘭
忽外有人讀書審其聲韻有類多遜明日有詩題窓外曰

南斗微茫北斗橫喜聞窓下讀書聲遊魂何事不歸去孤
負洛陽花滿城筆迹之類之明年歸葬洛此說得之孫巨源
而楊文公云其子全扶柩歸葬江陵佛舍與此說不同

高麗在諸夷中最重儒學祖宗以來數有賓客貢士登
第者自天聖後數十年不通中國熙寧四年始復遣使脩貢
自泉州黃慎者為嚮導將由四明登岸比至為海風飄至通
州謝太守云望斗極以乘槎初離下國指桃源而迷路悞到仙
鄉詞甚切當使臣御事民官侍郎金第與行疑有缺字朴寅亮
詩尤精如泗州龜山寺詩云門前客擁洪濤急竹下僧棋白

日間等句中土人亦稱之寅亮為其國詞臣以罪廢後金第
使入中國

盧多遜南遷朱崖遙嶺憇一山店，嫗舉止和泚頗能談京
華事盧訪之嫗不知為盧也曰家故汴梁累代士族一子仕
州縣盧相公違法治一事子不能奉証竄南方到方周歲盡
室淪喪獨殘老身流落居此意有所待盧相欺天罔之
勢害物天道昭々行當南窺未亡人庶見於此以快宿憾尔
因號呼泣下盧不待食促駕而去

陳克咨善射百發百中世以為神自號小由基及守荆南回
其母尚夫人問汝典郡有何異政克咨云荆南衝要日有
宴集克咨每以弓矢為樂坐客罔不歎服母怒曰汝父教汝
以忠孝輔國今汝不務行此而專一夫之伎豈汝先人志耶杖之
碎其金魚

景德中邠州有神祠凡民祈禱神必親享盃盤悉罄遠近
爭赴殿中複門繡箔無人莫得窺王公嗣宗雅負剛正及鎮
邠乃騎兵挾矢驅鷹犬投薪神座下縱火焚之群狐奔逸擒
殺殆盡蓋穴座下通寢殿其噉食皆狐爪為也公報廟祝背
毀其祠歛遂息初公在長安也極疏種山人放之短時有待云

終南隱士聲華歇邠土妖狐巢穴空二事俱輸王太守聖朝
方信有英雄

楊光遠之叛青州也有孫中舍忘其名居圍城中族人在州西別
墅城南既久內外隔絕食且盡舉族悲歎有蓄犬傍俚其側
中舍曰尔能為我至莊取米耶犬搖尾應之至夜置一布囊
并筒繫犬背上犬即由水竇出至莊鳴吠居者開門視犬
取筒視之令負米還未曉犬城如此數月及解嚴圍門數十口
皆全孫氏愈愛畜之後數年斃葬于別墅之南至其孫彭
开語龍圖趙公師民刻石表其墓曰靈犬誌

仁宗天縱多能尤精書學凡宮殿門觀多帝飛白題榜勳
賢神道率賜篆螭首王曾曰旌賢寇準曰旌忠李迪曰遺
直晏殊曰舊學丁度曰宗儒王旦曰全德元老文彥博父
均曰教忠積慶李用和曰親賢范仲淹曰褒賢曹利用曰
旌功呂夷簡曰懷忠張士遜曰舊德狄青曰旌忠元勳其餘
不可悉記或曰初王子融守河中模唐明皇題裴旻耀卿碑額
獻之仁宗乃賜文正碑曰旌賢大臣碑額賜篆蓋始于此
其後英廟神考亦屢有賜者
祥符初三旭知穎州日歲飢立庫錢貸民約贖熟一千輸

一謙其後李士衡行之陝西民以為假今行於天下以歲首俗
之謂之和買絹或曰預買始于旭也

姓趙氏蓋司命真君也

舊宅編王拉

行州王拉少商江淮間咸平初遇一人於南康逆旅衣道士服

燒金先用毒

狀貌奇俊授以黃金術仍付以神劍且戒之曰非遇人君不可

蛇不計多少

安洩後佯狂叫呼市土配流嶺南逃歸京過登聞鼓自陳

身埋在中

上名與語悅之命之官更名中正寓居中官劉承珪家珪言

有巨形合葉

後造宅築基

得一蛇頭如

數聞中正與人語聲如童子云我司命真君也中正亟還冲

人形不久投

武大將軍康州團練使常以葉金銀獻上以助國費亦贈

領南節度使世謂之燒金王先生建祠永寧院西至今御府

猶有中正所獻金及鑪藉殘葉

直史館孫公冕文學政事有聞於時而賦性剛明以別白噴

不肖為事天禧朝連守數郡暇日接僚吏殊不喜佞朝廷臨

授之未嘗覽除目每得邸吏報狀則納袖中不復省視其語

其意曰某人賢而反沉下位某人不才而驟居顯官見之令人

不快尔或徵議其不廣然其好賢嫉惡之心亦可尚也

曹襄悼公利用天聖中退朝歸私第中衢逢狂人奪其樞

密使印心獨惡之未幾姪為不法事敗治獄錮成其事

死公貶隨州再貶廣陵行王襄陽監者均自盡天下冤

曹公宣晉人慷慨有志節補殿密使印心獨惡之未幾姪為不法事敗治獄錮成其事

地之請 利用從子內為趙州兵馬監押被酒衣黃衣令人可萬歲事聞內杖死詞連利用罪八

內侍輩請罪之士進曰此獨不肯子為之利用大臣宜不知於后大怒王曾復為力解之乃欲河衛將軍知隨州使生私負官錢再監官者惡利用必欲置之死內侍楊懷

平原劉永錫天聖末以虞曹員外郎知千乘縣一日與內生對食永錫以饒頭食畜犬生日狗斃食之食古人所後况珍味耶犬不食瞋視之以去數日不知不在一夕犬至跪門闕下將入生起視之知其將害已卷衾詐作人卧牀上犬棟以避之犬入登林噬之覺非人吼怒出戶擲尾作聲後刻而死今天衣士人衣冠首鼠貴賤之門以獵舖啜嗟來不愧曾斯犬之不若也

後歷中皇叔燕王元儼堯仁宗追悼元深詔有司擇位號

之尤尊美者以尊榮之乃特贈天策大將軍非典也王性嚴毅威望著于天下士民微與不微呼之曰八大王犬戎尤憚之諫議大夫崔頌博學君子人也性有疑疾防閑園內過于嚴密巧者淫室以帛幕其目恐窺視其私也與夫四尚戶殆不遠

李尚書公擇少讀書于廬山五老峯白石庵之僧舍書於萬卷公擇既去思以遺後之學者不欲獨有其書乃藏于僧舍其後山中之人思之目其居云李氏藏書山房而子瞻為之記

李常字公擇涇州人
性鯁且太
守李師中
榜其間曰
道直坊

江陰軍北距大江地僻鮮過客無將迎之煩所隸一縣公事
絕少通州南阻江東北瀕海士夫罕至居民以無事自給不為
盜賊獄訟希簡仕宦三州者最為優逸故士夫以江陰為西
浙道院通州為淮南道院也

蕭柳字大珍後果宗室為青州刺史有惠愛篤信於民
及死民為立祠千乘縣西相與謚曰信公嘉祐中祠宇
弊主廟者賈天恩老檢也有王父者金家蒼頭也幼苦瘍
寒汗不洽病腰不能行倭而丐且十年一旦人為灸之遂愈
大恩教之曰第云信公名活能為吾脩廟則庶尔腰伸諾

之腰即伸遠近聞之奔湊爭施錢帛以新廟親踰年得
錢數千緡功未卒而爭錢相毆事稍減施者目不復來必
詫神佛以誑人者多矣幾遂利福信之不疑不復究虛實可以
此為鑒矣

熙寧八年淮西大飢人相食朝廷遣近臣安撫同監司賑
濟而措置乖戾不能副朝廷愛養元之意安撫先檄郡
縣以厚朴燒豆腐南飢民冒口提刑司督諸郡多造低襖
為衣而又得稻田居之安撫可無慮矣聞者大恟朝廷知
之重行降黜

熙寧中淮西連歲旱蝗居民饑食通秦農田中生菌被野
飢民得以採食元豐中青淄荐飢山中及平地皆生白麩石
如灰而飢民有得數十斛者以少麩而和為湯餅可食大濟
乏絕二事頗異皆可見

陳亞少卿蓄書數千卷名畫數十軸平生之所寶者晚年
退居有華亭雙鶴吸怪石一株尤奇峭與異花數以
植於所居為待以戒子孫滿室圖書雜典墳華亭仙宮
岱雲根他而年若不和花賣便是我家好子孫亞死未幾
皆散落民間矣

小祠有燒殘絳幡旧成痕街鼓破黃昏之語語或謂黃
昏不當燭已見跋此草廬宴陋者之論殊不知貴侯戚
里同房密室深窾窳窳有不待夜而張燭者矣

士大夫造饌率以飯既或在水飯之前余近預河中廢
丞會初坐即食晷生飯既余驚問之蒲笑曰世謂飯既
頭食宜為群品之先可知矣意其唐末五代亂離之際夫
其次第久抑下列頗異輿論宜為牽後坐客皆大笑
王丞相尚秦國賢肅大長公主至當日孫師約又尚惠和公主
子松又選尚惠國公主昔漢竇氏門三公主于時外戚功

臣莫與比唐薛儻與其子^儻相繼尚廣宗明皇女獨祔
唐氏而尚三公^注父子相繼唯王氏一门

江南一縣郊外古寺地僻山險邑人罕至僧徒之苦不足一日
有游僧方至其寺謀于寺主詭而為驚人耳目者寺有五
百羅漢者擇一親類已衣其衣頂其笠策其杖入縣削髮
誤為刀傷其頂解衣帶取某傅之留杖為質約至寺將遺
千錢削者至寺述所以責前諾主僧謂無其人削者以杖為
信相與踪至羅漢堂門鏢生濕處塵滿屋如久不用者迹
一數之則前僧故在焉某傅其頂血漬尚在前有一千錢貫

且朽曰共嗟異傳聞遠近施者日至寺曰大盛數年其徒有爭
財者謀稍淺得之外氏

元豐中高麗使朴寅亮至明州象山尉張中以待送之寅亮卷
詩序有花面艷吹愧隣婦香唇之幼柔向陋曲廣郢人白雪
之音二語有司勅中小官不得外交夷秋奏上神宗顧左右青
唇何事皆不能對乃問趙元老元老奏不徑之語不敢以聞神
宗再諭之元老誦太平廣記云有睹隣夫見婦吹火贈詩云吹
火朱唇動添新玉腕斜遙看烟霧裏恰似霧中花其妻
告夫曰君豈不能學也夫曰君當吹火吾亦効之夫乃為詩云吹

火青唇動添新墨腕斜遙看烟裏面恰似鳩槃茶元老之
強記如此雖惟僻小說無不該覽道根按此条本出笑言而廣記亦云
元老祇稱廣記以其為本朝所定書

國初龍衣唐末士風舉子見先達先投刺謂之請見既與之見他
日再投啟事謂之謝見又數日再投啟事謂之溫卷或先達以
書謝或有稱譽即別裁啟事委曲叙謝更求一見當時舉
子之於先達者其禮如此之恭近歲舉子不復行此禮而上官
亦鮮有延譽後進者

錢鏐之據錢塘也子跋鏐鍾愛之謗謂跋為癩杭人為諱
之乃稱茄為落蘇楊行密之據淮揚也淮人避其名以密為
蜂糖由平淮浙之音訛也以癩為茄密為密良為可嘆
浣水燕談原九卷終

前人紀賓朋燕語以補史氏者多矣豈獨屑之紀錄以為
而已哉齊國王闢之聖塗余同年進士也從仕以來每於同燕
得一佳話輒錄之凡數百事大抵進忠義舉行節不取恠誕無
益之語至於賦詠雜錦雖若瑣屑而皆有可發讀其書亦
足以知所存矣元祐四年余來守蒲聖塗方為西河東因得
其家故錄之十二月朔昌邑蒲中行思復碧沙廳題

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 澠水燕談十卷齊國王廩
之聖鑒撰澠濟水名春秋傳有澠如澠國之治平四年
進士

唐士子下第滯長安則與同志之侶梁空成文大都吊
詭倘悅或多說刺如白猿傳周秦行記等是也宋人則
不然酒園燭跋多取朝家故實士夫高節及山川詩話
類仁錄成編往之有史傳所不詳而小說家詳之者王彛
洲曰不讀小說不知天下大體誠非真也澠水燕談九卷
國朝叔入四庫余二十年前嘗得鈔本於表弟王琴材

陸 蓋翼堂顧丈有敕舊物校錄頗精時先師東田吳
先生映辰館吳門聞余有是書欲借觀而未果余亦
西播原卷遺失所在是卷乃往年來得之萬元書林用元和郡
國志紙背書之老草塗抹遺悞頗多庚寅閏月初
江村書堂寥窅取錄一通以備徑餘之覽追惟先師儀
容宛然而郎野之墓已有宿草翼堂丈與琴材俱作古
人矣為悵然者久之書成聊記如此道光十年初夏新
陽潘道根確潛甫書於梅心寓居之睡足軒

王琪張元同在燕元獻幕六胆大琪以太牢目之琪瘦小元
以補猴目一日有米綱至八百里村水淺當利載元往督
琪曰所謂八百里馭也元曰未若三千年精矣又琪嘗嘲
元曰張元觸牆成八字元應聲曰王琪望月叫三聲根
與余送堅齋集補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